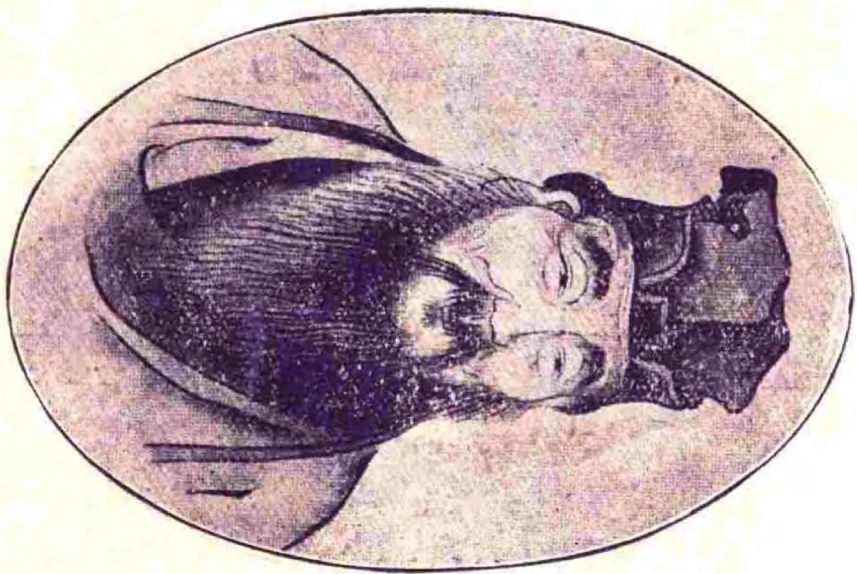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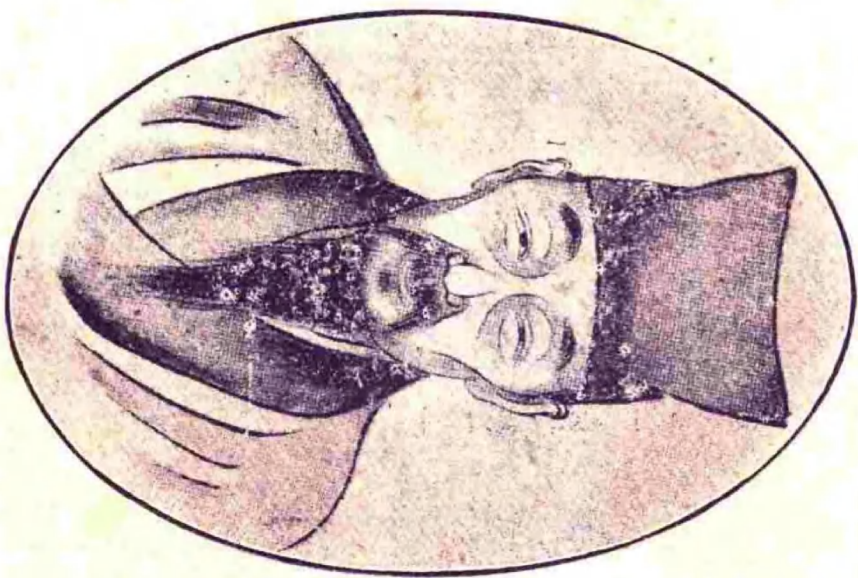
王船山像



黄梨洲像



顏習齋像



顧亭林像

##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暫定兩月一期。陽曆一三五七年。出六期。誌費連郵費。國內日本。每期三角。全年六期二元五角。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 吳宓 北平清華園 郵局轉交

副編輯兼幹事 繆鳳林 南京通濟門 半邊街四號

# 學衡第六十四期目錄

## 插畫

黃梨洲像

王船山像

顧亭林像

顏習齋像 以上均參閱本期中國文化史

## 述學

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 錄大公報文學副刊

中國文化史 第三編〇第  
六至十一章

柳詒徵

## 文苑

### 文錄

春秋穀梁傳序(柯劭忞)

黃晦聞詩集序(張爾田)

詠懷堂詩跋(柳詒徵)

### 詩錄

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陳寅恪)

落花詩八首(吳宓)

六月二日作落花詩成復賦此律時爲王靜安先生投

身昆明湖一週年之期也(吳宓)

落花感王靜安先師練日作(劉盼遂)

譯詩

羅色蒂女士古決絕辭 “Abnegation”, by Christina Rossetti (吳宓 張蔭麟 賀麟)

東征雜詩

胡步川

南遊雜詩

吳宓

述

學

原书空白

# 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

錄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即陰歷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王靜安先生維國自沈於頤和園之昆明湖中。迄今適滿一年。允宜紀念。昔者俞曲園歿。時當清光緒末年。王靜安先生於所撰教育小言登載教育世界雜誌中論之曰。「德清俞氏之歿。幾半年矣。俞氏之於學問。固非有所心得。然其爲學之敏與著書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學者之好模範也。然於其死也。社會上無鋪張之者。亦無致哀悼之詞者。計其價值。乃不如以腦病蹈海之留學生。吾國對學問之興味如何。亦可於此觀之矣。」自王先生自沈以來。國內學術界深致哀

王國維先生遺像



悼。稱道弗衰。而以詩文或雜誌專刊作爲紀念者。尤後先相望。王先生在學術上之成就及其影響之大。固非俞曲園所及。然亦可徵現今國人對於學術之注意。較昔似大有進步矣。王先生之生平及其著作。已爲衆所稔知。惟遍觀一年來各種紀念刊物。於王先生治學成績。多專取一端而詳爲推闡。至若融匯其學術思想之全體。爲綜合的論述者。殊未有見。本副刊爰從事於此。略以王先生之治



學範圍之變遷及其時間之先後爲序。分爲三篇。(一)曰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登第二十二期。(二)曰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登第二十三期。(三)曰王靜安先生之考證學。登第二十四期。三篇本末一貫。祇以每期篇幅有限。不得已分登三期。讀者諒之。本篇編者按。三篇今台錄於一處。並附錄其他二篇於後。均關於先生逝世週年紀念之也。

### 〔一〕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

(素癡)

今海內稱王先生者。莫不以其經史考據之學。此在先生三十歲以前固未始自料也。是年先生曾撰自序二篇。見教育世界第六及第十期述其爲學之大略及將來之趨向。蓋七八年來。無日不寢饋於哲學中。末乃稍轉移於詞曲之創作。其自序中述哲學之經歷曰。

是時在上海東文學社時。先生十二歲。光緒二十四年也。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

集中有引汗德即康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善之。顧文字啞隔。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書之日矣。……抵日本光緒二十八年後。書習英

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

事於哲學。次歲始讀翻爾彭 Fairbanks 之社會學。及文 Jevons 之名學。海甫定 Herbert Spencer 之心理學。此書後經先生譯成中文……巴爾善

Paulsen 之哲學概論。文特彭 Windelband 之哲學史。……通其大略。……次年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

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前後讀二週。次及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尤

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康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爲通汗德哲學之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

固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說之窒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此外如洛克休蒙之書。亦時涉獵及之。近數年來爲學之大略如此。

此數年中。先生陸續爲文闡釋叔本華尼采之學說。介紹於國人。而康德之形而上學及美學。亦時雜論及之。又不徒介紹之而已。其於叔本華之遺傳說。且批評其失當。於叔本華之意志解脫說。且懷疑其不可能。詳後其於尼采之學說。則明其爲叔本華美學思想之引伸。視並世及至今稗販者流。於西說未嘗有深造自得。而妄作應聲回響者。夙乎遠矣。又不徒探究西哲之學說而已也。並追溯我國哲學思想之歷史。先生治學方法。視並世諸家。有一特具之優長。卽歷史眼光之銳敏是也。其治一學。必先核算過去之成就。以明現在所處之地位。而定將來之途徑。其作詞也。則先有其詞學史觀。散見人間詞話中。尙有一卷未刊。其欲創作戲曲也。先生嘗有志於此。見其自序中。則先成宋元戲曲史。後此治古器物文字。治遼金元史。莫不如是。此時治數學纔數月。而其著作中。於西方古代疇人如數家珍。今世大學中之數學教授視之如何耶。姑舍是。本文所論。乃在哲學。先生對於我國哲學。亦自有極明顯之歷史觀。其大略見於評辜湯生英譯中庸。原文錄登本誌第四十三期及論近年之學術界。二文中之引端。略謂自周之衰。國民之智力成熟於內。政治之紛亂乘之於外。上無統一之制度。下迫於社會之要求。於是諸子九流。各創其說。於道德政治文學上。燦然放萬丈之光焰。此爲中國思想之能動時代。自漢以後。天下昇平。武帝復以孔子之說統一之。其爲諸子之學者。亦但守師

說。學術界稍稍停滯矣。佛教之東。適值吾國思想凋敝之後。學者見之。如飢得食。如渴得飲。故六朝至唐。佛教極千古之盛。此為吾國思想受動之時代。然是時吾國固有思想。與印度思想相並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調和之。宋後至清。思想之停滯略同於西漢。至清末而西洋思想成為第二佛教。凡此在近人。關於本國思想史之著作。中聞之。已熟。然不知實先生二十餘年前之創說也。又謂老子之書蓋出於戰國。儒家之形而上學思想。因受道家之影響而產生。出於孔子後。前一說。近人梁啟超君後先生而主之。後一說。至今尙無人注意。此外先生關於我國哲學史尙有兩篇重要文字。其一為論性。歷述我國數千年來各家關於人性之學說與爭辨。批評其得失。而試下一最後之斷案。後詳其二為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哲學說。謂「戴東原之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之性命古訓等。皆由三代秦漢之說。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其說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然一方復活先秦之學說。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史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近人之注意戴阮二氏學說。而認識其真價值者。實自先生始。後此蔡元培君於其倫理學史中。因盛稱戴氏之學。而胡適君更將戴氏偶像移至近代思想神壇之最前面。頂禮膜拜無虛日。梁啟超君且摳衣而往從焉。於是戴東原遂成為我國學界中最時髦之名詞。戴學遂成為最時髦之學問。而戴氏之地位愈擡愈高。而其人物愈放愈大。而其真面目亦愈晦。德人尉禮賢 Richard Wilhelm 且以之為中國之康德焉。戴氏恰與康德同時吁過矣。其實戴氏之

根本思想類多掇拾當時輸入之西說。其盜襲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而改竄原書以圖滅跡尤爲士林所羞稱。而其學說之本身亦自相矛盾。此點在十餘年前王先生已洞燭之矣。戴氏反宋儒之說以爲欲在性中而義理即在欲中。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在戴氏書中情與欲卽是一物。顧情何以能不爽失。豈不以心知之調節歟。此戴氏所承認者也。然則知與情欲實相因。然戴氏又謂「凡出於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王先生論之曰。由戴氏之說推之。則必欲之失根於知之失而後可。必私與蔽相因而後可。不然則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謂。知之失安得卽謂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爲私不爲蔽。一若私與蔽全爲二物者。自其哲學之全體觀之。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光緒三十一年。先生時年二十九歲始彙集上引諸文。並其他關於思想之作。及古今體詩五十首。刊行名靜庵文集。此書之出。影響極微。當時碩彥絕無稱道。至今世人猶罕知有其書。其知而愛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經史考據學既馳聲之後。此蓋不由於顯晦之無常。亦不由於提挈之乏力。實當時思想界之情勢所必生之結果也。明乎此。然後先生在當時思想界之地位。及此書在歷史上之價值。乃可見。先生於當時之思想界亦嘗有精到之觀察與批評。見其作論近年學術界中後有作中國近代思想史者。此文在所必引。茲節錄如下。

近七八年前。侯官嚴復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耳目。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爾之名。騰於衆人之口。物競天擇之

語見於通俗之文。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耳。其興味之所存。不存於純粹哲學。而存於哲學之各分科。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爲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思想界也。近三四年。法國十八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之介紹而入於中國。一時學海波濤沸湧矣。然附和此說者。於自然主義之根本思想。固瞢然無所知。聊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於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爲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瀏陽譚嗣同之仁學。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汎神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倣基督教。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於失敗者也。然康氏之於學術。非其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爲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爲禽犢者也。譚氏之說。則出於上海教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秘論也。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學。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見。譚氏此書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爲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如新民叢報中之汗德哲學。其糺繆十且八九也。近時之著譯與雜誌。既如斯矣。至學校則何如。京師大學之本科。尙無設立之日。此外私立大學亦無足當專門之資格者。唯上海之震旦學校。有丹徒馬良氏之哲學講義。雖未知其內容如何。然由其課程觀之。則依然三百年前特嘉爾即笛卡兒之獨斷哲學耳。國中之學校如此。則海外之留學界何如。夫同治及光緒初年之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製造爲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其有哲學興味如嚴復氏者。亦只以餘力及之。其能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

以上皆節錄王先生之語。由今觀之。先生所決爲必無者。果竟無有。而先生之書之不投世好。蓋已自知之矣。嗟乎。當此舉世沈溺於實用觀念與功利主義之中。獨有人焉。匡矯時俗。脫屣名位。求自我之展伸。爲學問而學問。周旋揖讓於歐洲深邃偉大之思想家之羣。而聆其談吐。而與之詰難。窮形上之奧。究人生之謎。而復挹精擷華。以餉當世。斯豈非先知先覺之豪傑士。而我國思想史上所當特筆大書者歟。且先生在思想上不僅有介紹與整理之功而已也。其論性。其批評叔本華。皆有精到之獨見焉。其論性也。略曰。性之爲物。超乎吾人之智識之外也。今夫吾人所可得而知者。按如康德之說一先天的知識。一後天的知識。前者如空間時間之形式及悟性之範疇。此不待經驗而生。而經驗所由以成立者。後者乃經驗上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經驗之物皆是也。今試問性之爲物。果得從先天中或後天中知之乎。先天中能知者。知識之形式。而不及於智識之材質。而性固一智識之材質也。若謂於後天中知之。則所知者。又非性。何則。吾人經驗上所知之性。其受遺傳與外部之影響者不少。則其非性之本來面目。固已久矣。故斷言之曰。性之爲物。超乎吾人智識之外也。夫如是。故欲論人性者。非馳於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上推論之。苟執經驗上之性以爲性。則必有善惡二元論起。何則。善惡之並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自生民以來。至於今。世界之事變。歷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鬪乎。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善惡者反對之事實。而非相對之事實也。大善曰善。小善曰善。非如大熱曰熱。小熱曰熱。小熱曰寒。惟然。故不

能由其一說明之。又積極之事實而非消極之事實也。如有善曰善。無善曰非善。無光曰明。無光曰暗。惟然故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他。故從經驗上立論。不能不歸宿於二元論。此所論雖不知其於性果有當否。尚不致於矛盾。故得而持其說。至若超乎經驗而言性。或則為超絕的一元論。即以性無善無不善。及可為善可以為不善說。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至執性善性惡之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為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尚得持其說。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於修身之事業。則矛盾即隨之而起。此則其論性一文。中歷表古今衆論以證明者也。

欲明王先生對於叔本華解脫說之懷疑。宜先知叔氏學說之大略。其言曰。世界萬物及人類之本質為生之意志。Will to Live。意志者。一切物存在之原因也。此意志之表現於個人意識中者。厥為生活之欲望。個人之意志與萬物之意志初非二物。原為一體。個人之要求生存。非個人直接要求。乃間接受此共通意志之宰制耳。此共通意志所要求者。乃共通之生存。Existence in general。而非某個人之生存。個人受此意志之支配而有生活之欲望與需求。欲求無窮。而凡欲求皆不可必得償也。痛苦者非他欲而不得耳。人生日日有欲而不得之事。即人生日日在痛苦之中。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可欲之對象。厭倦之情即起。故人生者實如鐘表之擺。往復於苦痛厭倦之間。而厭倦亦痛苦也。欲求解脫痛苦之路。只有拒絕生之意志。此叔氏人生哲學極簡略之大綱也。王先生批評之曰。

夫由叔氏之哲學說。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絕意志之說。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志。則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絕。何則。生活之意志之存於我者。不過其一最小部分而已。而其大部分之存於一切人類及萬物者。皆與我之意志同。而此物與我之差別。僅由於吾人知力之形式。故離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觀之。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則拒絕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悅曰解脫。是何異決蹄躄之水而注之溝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哉。佛之言曰。若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其言猶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觀之。豈徒能之而不欲哉。將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氏。僅言一人之解脫。而未言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志同一之說不能兩立也。（見紅樓夢評論）

余按叔氏意志同一之說。乃從形而上立論。其個人之解脫之說。乃就形而下立論。就經驗世界立論。此二界之不混爲一談。叔氏於其 *Nachträge Zur Lehre vom Leiden der Welt* 中已提示之。然若是則叔氏之形而上學及其倫理學打成兩概。此不能諱言者也。然先生未嘗因此而抹殺叔氏學說之價值也。故曰

今使解脫之事終不可能。然一切倫理學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歟。今夫與此無生主義相反者。生主義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無窮。以無窮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內。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主義之理想所不許也。故由生主義之理想。則欲使世界生活之量達於極大限。則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達於極小限。……所謂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僅歸於倫理學者之夢想而已。……人知無生主義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義生主義之理想之何若。此則大不可解者也。（見紅樓



夢評論

王先生固致疑於叔本華解脫說之可能。惟其眼中所見之人生。則與叔本華所追摹者。初無異致。外集中有一詩。實爲先生之人生觀之直叙。其詩曰

余家浙水濱。栽桑徑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蠶盈筐篚。蠕蠕食復息。蠢蠢眠又起。口腹雖累人。操作終自己。絲盡口卒瘁。織就鴛鴦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端端索其偶。如馬遭鞭箠。啣濡視遺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儼儼長孫子。芒芒千萬載。輾轉周復始。嗟汝竟何爲。草草閱生死。豈伊悅此生。良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悅者長已矣。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人生如此。復何可戀惜。其努力於智識與藝術。亦不過於「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賞爲消遣之法」<sup>自序</sup>而已。若是乎。則其泰然敝屣塵軀。沈淵以殉理想。夫豈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遠矣。

王先生自序中。對於哲學之本身。更有一段深會之見解曰。

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智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轉入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智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

而孰知竟在二者之外也。

## 〔二〕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

(毅 永)

千百年來能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學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則海寧王靜安先生也。焦氏之說詳見易餘籥錄卷十五。謂一代之所勝。故周以前惟有三百篇。楚惟有騷。漢惟有賦。魏晉六朝惟有五言。唐惟有律絕。宋惟有詞。金元惟有曲。明惟有八股。其說通古今之變。確然不可移易。然猶有未盡者。則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也。王先生好西人叔本華之哲學。於治宇宙論人生論之暇。遂旁及其美學及藝術論。故先生一生之文學批評亦每以叔氏之說為出發點。叔氏之美學發源於德國叔氏當德國浪漫運動特盛之時。推崇天才之創造而抑模擬。時為璀璨激烈之論。其言謂文者心之影。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故竊他人之文格。猶戴種種之面具。聲容笑貌無一真處。雖備施嬌之姿。曾不若嫫母之為愈也。(詳見其Uber Schriftstellerei und Stil)叔氏之說如此。焦氏之說如彼。先生參酌而並觀之。遂悟歷代文學蛻變之理。拈出真不真之說。以通論古今文學之盛衰。發前人之所未發言。焦氏之所未言。夫詩言志。歌永言。文學者莫不情生於內而詞形乎外。故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真文學也。有價值的文學也。反是者。偽文學也。無價值的文學也。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故真於宋玉景差。宋玉景差真於賈誼劉向。賈誼劉向真於王叔師。王叔師以下。襲前人之貌而無真情以濟之。

非楚辭矣。魏晉六朝之間，惟淵明爲最真。唐韋應物、柳宗元之視淵明，猶賈劉之視屈子。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乎其不若李杜。宋以後，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惟東坡。故東坡之詩爲真文學。山谷可謂能言其言矣。未可謂能感所感也。遺山以下亦然。詩至唐中葉以後，始爲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間，以詞爲真文學。其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詩不如詞遠甚。何則？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矣。而詞亦替。故金元以戲曲爲真文學。且文學者生於情。情者天下之所共，非一人可得而私有也。最真之文學，或婦孺之所謳歌，或賢聖發憤之所作，或出於離人擊子之口，皆感所不得不感，言所不得不言。真情充溢乎文詞，不期然而合自然之聲音節奏耳。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以爲之者無居名之心。後世文學之名起，於是因之以爲名者，而真正文學乃復託於不重於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後，則又爲虛車矣。故詞之代詩，曲之代詞，千古文學蛻變之迹，若出一轍。此先生文學真僞論及文學變遷論之大略也。以上探其文學小書中之語，以引文與論文間雜，一律不

如引夫好模古以自高者，吾國文人之通病也。而自來評論文學者，亦未有不持今不如古之論。李太白有七言不如五言，五言不如四言之語。韓昌黎厭六朝之文凋敝而復之於漢魏之上。明七子以盛唐之體相誇，而與先生並世諸君子，則不入於北宋之詩者，必入於南宋之詞。或且餽釘字句，爲魏晉以上駢散之文。先生深知其非故爲真不真之論，以明無古人之感，而徒襲古人之貌者，無當於文學。又以詞曲

一道爲當世士大夫之所鄙視。因縱論其文學上之真價值。且考索之評論之不遺餘力。其意以爲至少當與楚騷漢賦魏晉六朝唐人之詩並尊而無愧。昔德人許雷(Schiller) 許雷像見本誌第四十二期插畫 惡世人但知模拜希臘拉丁文學而蔑視近代文學也。創 Naïve poetry and sentimental poetry 之論。提高近代文學之位置。謂至少當與古代文學同其價值。若先生者。殆吾國之許雷歟。

凡一種文學其發展之歷程。必有三時期。(一)爲原始的時期。(二)爲黃金的時期。(三)爲衰敗的時期。此準諸世界而同者。原始的時期真而率。黃金的時期真而工。衰敗的時期工而不真。故以工論文學。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論文學。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奪第三期之文學的價值。而與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識也。且先生之視第一期。或更重於第二期。故其於詞雖推崇北宋。而尤推崇五季。其於曲推崇元人之雜劇。而絕口於明以後之傳奇。其推崇桃花扇也。取其結構與人物之描寫。而無取於其詞藻焉。故先生之統論歷代文學也。持古今有相同價值之論。而就文學之一體而言。則頗持後不如前之說。蓋一文體之所以能興。必有真情寓焉。而當其初起之時。必爲自然的而非人工的。樸素的而非文采的。白描的而非刻繪的。先生能灼見自然的美。樸素的美。白描的美。故於元曲獨取關漢卿。謂其「自鑄偉詞。字字本色。當爲元人第一。」而於關漢卿獨取竇娥冤。謂「卽列諸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而於竇娥冤獨取其第二折之鬪蝦蟆。曰。

空悲感。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寶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箇自家晦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先生謂「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覩矣。」且夫先生之厭棄詞藻也甚矣。其推獎通俗的、文學、白話的、文學也亦甚矣。一則曰「真正文學託於不重於世之文體以自見。」再則曰「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三則曰「獨元曲以許用襯詞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其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論元劇之文章中所示以爲元曲之佳者。無一而非白話之例。如鄭德輝之倩女離魂。其第二折離魂一段。富艷難蹤。而先生不取。取其第三折醉春風迎仙客二調。及第四折古水仙子一調。如馬致遠之漢宮秋。末折聞雁一段。沈哀獨絕。而先生不取。取其第三折之梅花酒收江南鴛鴦煞三調。皆厭棄詞藻推獎白話之證。卽至晚年。其主張曾不稍變。嘗爲人言。野蠻民族有真正之文學。又一再稱揚元秘史之文學價值。凡此皆足以明其極端其傾向白話也。然而其後創文學革命之論。盡變天下之文章爲白話者。績溪胡氏也。非先生也。其故何歟。胡氏生後於先生而推先生之波瀾者也。先生之於文

學有真不真之論。而胡氏有活文學死文學之論。先生有文學蛻變之說。而胡氏有白話文學史觀。先生推尊紅樓夢爲美術上唯一大著述。且謂作者之姓名與著書之年月爲唯一考證之題目。而胡氏以考證水滸紅樓夢著聞於世。先生主張文學之悲劇的結果。而胡氏攻擊才子佳人團圓小說。先生論詞取五季北宋而棄南宋。今胡氏之詞選。多選五季北宋之作。先生曰：「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卽於此見。」胡氏乃與天下約言。同不用典。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應之。實行之。一切之論。發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雖謂胡氏盡受先生之影響。可也。然而創文學革命之論。變天下之文章而盡爲白話者。胡氏也。非先生也。其故何歟。

曰。先生始終認「古雅」在美學上有一位置也。先生從德人康德英人巴克（Bacon）之說。別美學上之美爲二種。一曰優美。二曰宏壯。其一靜的、無我的、和諧的。其二動的、有我的、衝突的也。先生謂此二種皆存於自然中。亦爲真正之藝術之所當具。此屬於美學上第一形式者也。而另有一美之原質。則不存於自然。而但存於藝術。卽古雅是。古雅者屬於美學上第二形式者也。而藝術者。則除具備第一之形式外。必另具第二之形式。而此第一之形式卽寄諸第二之形式之中。先生之言曰：

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屬於美之對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質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卽此第二種之形式。卽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

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又曰

優美及宏壯。必與古雅相結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不過優美及宏壯之原質愈顯。則古雅之原質愈蔽。然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者。實以表出之之雅故。卽以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

又曰

三代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吾人愛石刻不如愛真跡。又其於石刻中愛翻刻不如愛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於彫刻書畫之品評。曰神、曰韻、曰氣、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學亦然。古雅之價值。大抵存於第二形式。西漢之匡劉。東京之崔蔡。其文之優美宏壯。遠在賈馬班張之下。而吾人之嗜之也。亦無遜於彼者。以雅故也。南豐之於文。不必工於蘇王。姜夔之於詞。且遠遜於歐秦。而後人亦嗜之者。以雅故也。由是觀之。則古雅之原質。爲優美及宏壯中不可缺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則固一不可誣之事實也。

綜上以觀。知先生之意。以爲吾人審美之對象。卽一切美術之內容。接於吾人之想像力而喚起吾人之美感者。莫非形式。名之曰第一之形式。此形式之美者有二。曰優美。與宏壯。而藝術家用第二形式以表現此第一形式。此第二形式之美。先生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實則以今語釋之。卽藝術之美的風格耳。而先生名之曰古雅者。猶有保守的精神也。謂古雅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者。此亦

先生浪漫批評中之保守的質點也。保守、激進之不同。此先生與胡氏文學批評之意境。所以迥異。而其後、革古文而爲白話者。所以爲胡氏而非先生也。且夫胡氏之革古文而爲白話也。時勢逼之使然。其背後有二大勢力。一曰語言之外來的影響。二曰統一國語之需要。而文學進化論不與焉。統一國語之說。世多能明之。且不若前者之尤重要。曷以言語言之外來的影響乎。曰語言有支配思想之力。使有語言迥殊之二國。其一國欲盡量吸取其他國之思想文化。則非稍變其文體以遷就他國之語言不可。吾國之文言。其美在莊嚴簡潔。其病則在如結晶品之固定而乏彈性。故考之歷代。每一種翻譯文學產生。卽可見白話文字之活動。此徵諸佛經翻譯滿蒙文翻譯而皆信也。故今日白話文之產生。蓋應翻譯外國思想外國語言之要求。而與文學之進化無涉也。有之不過副勢力耳。借重之以推波逐瀾者耳。故胡氏之運動。雖以白話文學相號召。而實則其目光專注於實用之方面。而無暇及於美術也。專注於語言之方面。而無暇及於文學也。昧於藝術必須具第二形式之理。舉一切古雅之原質而盡摧毀之。使天下之文學。無所附麗。遂呈一極昏亂之現象。至於今日。則語體中稍稍有文學之作品矣。而察其所以成文學者。則以仍具有第二形式之故。不過其第二形式。非中國固有文學之第二形式。而爲西洋文學之第二形式耳。彼等不能用中國之格律。於是用西洋之格律以補足之。不能用中國之修辭。於是用西洋之修辭以補足之。甚至不能用中國之典故。而用西洋之典故以代之。凡此皆足證先生藝術必須具備第二



形式之說。而今。日。流。行。之。歐。化。文。學。與。中。國。固。有。之。文。學。斷。然。不。相。銜。接。為。中。國。文。學。上。之。一。大。缺。憾。則。先。生。古。雅。之。說。或。終。不。可。廢。也。歟。或。曰。先。生。古。雅。之。說。作。於。其。治。通。俗。文。學。宋。元。戲。曲。史。之。前。或。者。非。先。生。最。後。之。定。論。曰。是。不。然。先。生。晚。年。專。意。治。考。證。之。學。絕。口。不。言。文。學。上。之。主。張。然。而。謂。其。放。棄。古。雅。之。說。則。先。生。自。己。創。作。之。詩。詞。即。為。強。有。力。之。反。證。夫。先。生。以。真。不。真。論。文。學。其。推。崇。白。描。之。文。學。者。激。賞。其。真。也。倘。有。真。的。文。學。而。又。能。極。備。古。雅。之。原。質。者。則。必。更。推。崇。而。激。賞。之。此。先。生。所。以。於。古。代。文。學。中。列。東。坡。於。大。家。雖遠反其時則而。於。現。代。文。學。中。尤。低。徊。於。柯。蓼。園。之。詩。況。夔。笙。之。詞。也。以。視。世。之。遺。棄。一。切。現。代。詩。詞。而。於。古。人。中。全。不。見。老。杜。但。知。有。元。稹。白。居。易。者。有。間。矣。且。先。生。之。言。曰。

古雅之判斷……由時之不同。而人之判斷之也各異。吾人所斷為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觀其遺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

此一段文字。先生自言其崇拜原始的文學之心理甚明。由此以觀。則先生之欣賞元人之戲曲也。亦有古雅之感存焉。倘有人欲問何以先生能欣賞古代的白話文學。而不贊成現代的白話文學。余將以此答之。

明先生第一形式第二形式之論。則可以言先生隔不隔之說矣。余謂先生隔不隔之說。亦出於其美學。

上之根據。何以言之。曰自然之景物。其優美者如碧水朱花。宏壯者如疾風暴雨。其接於吾人之審美力也。直接用第一形式。故覺其真切而不隔。一切藝術。以必須用第二形式而間接訴諸吾人審美力。故其第二形式若與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諧。則吾人恍若不知其前者之存在。而亦覺其意境之真切而不隔。反是。二種形式不能完全和諧一致。則生障蔽。而吾人蔽於其第二形式。因不能見有第一形式。或僅能見少分之第一形式。皆是隔也。且隔不隔之說。與真不真之說。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未有真而隔。亦未有不真而能不隔者。故先生隔不隔之說。是形式之論。意境之論。而真不真之說。則根本之論也。文學之真者。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如在目前。未有或隔者也。凡詩詞砌壘則隔。故夢窗之詞最隔。強隸事則隔。故山谷之詩視東坡稍隔。古詩名篇少用典。故不隔。詩品所謂「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者是也。凡標舉與會不屑屑詞藻。則不隔。陳迦陵所謂「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造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與會」者是也。

以上論先生之歷史的批評及美學的批評。竟復次。則先生於文學。極重視其倫理的方面。故其評紅樓夢。特設「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一章而詳論之。先生於道德倫理之絕對的價值甚懷疑。然謂

但就現實之人生而言之。則自有極大價值及極大效用。而美術者爲現實的人生而設者。何以故。以美術之功用。在使吾人超出於現實之人生之生活之欲。而得純粹之知識之慰藉。而現實以外之宇宙中。則本無所謂生活之欲。亦無所用其美術故。故美術無絕對的價值。倫理亦無絕對的價值。以倫理之立足點。而論美術。不特不爲不當。且亦必需之事也。先生謂創造高尙偉大之文學者。必具有高尙偉大之人格。先生於中國文學中。推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爲四大文學家。且曰「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上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其論屈子。則言屈子之所以能創作偉大文學者。以其人能結合當時南北二方之精神。卽南方之豐富之想像力與北方之肫摯之國家社會道德觀念是也。其論三國演義。謂「其叙關壯繆之釋曹操。非大文學家不辦。」以壯繆矯矯之人格。足以發吾人無限之尊敬也。其論紅樓夢。謂足以使人明生活之欲及男女之欲。欲即生活之一分隨有生以俱來。而啟人以解脫之道。雖小宇宙之解脫。或尙非倫理上最高之理想。然能如是寫。已達藝術之頂點矣。又先生評譏不道德之藝術。其議論精闢絕倫。余頗愛其說。爲悉抄錄之。如下。余於此文中徵引先生之說。已嫌過多。而猶欲錄此者。以見先生三十自序中「見識文采誠有過人」之語。非自諛之詞也。

至美術中之與二者優美與壯美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若美術中而有眩

惑之原質乎。則又使吾人自純粹之知識出。而復歸於生活之欲。如粧妝蜜餌。招魂啓發之所陳。玉體橫陳。周昉仇英之所繪。西廂

記之酬東。牡丹亭之驚夢。伶元之傳飛燕。楊慎之賈秘辛。徒諷一而勸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雲有靡靡之誚。法秀有綺語之呵。雖則夢幻泡影。可作如是觀。而拔舌地獄。專爲斯人設者矣。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之於水。不相並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樂。醫人世之苦痛。是猶欲航斷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豈徒無益而又增之。則豈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

近西洋「世紀末」之精神。不幸傳佈中國。與舊有之不道德文學合流。如大水決堤。莫之能抗。而一般舊道德家。其說又不足以服人。遠不若先生提出眩惑二字。純粹從美學上立論。而驅逐之於美之原質以外。之如犀之割水清濁自見也。沈溺於頹廢唯美之文學者。讀先生此說。或者有所警乎。

以上論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至於先生提高文學藝術價值之論。推崇悲劇之說。對於紅樓夢之批評等等。則某君於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特號述之已詳。余故略而不論。論世人之所未論者。提出歷史、美學、倫理三點。以見先生文學批評之大。並詳述先生古雅之說。以見世之謚先生以文學革命家者之未窺先生學說之全。夫處今日而言文學批評。有出於歷史的批評、美學的批評、倫理的批評之三大方式之外乎。有之。其社會的批評乎。然而社會的批評者。不過倫理的批評之一部分耳。其印象的批評乎。然而印象的批評者。不過斷片的歷史的批評或美學的批評或倫理的批評或二者雜糅或三者雜糅之偏於主觀方面耳。則謂一切文學批評不能逃此三大方式可也。先生晚年治考證之學。有大發明大

貢獻。其少年之作文學批評。爲時甚暫。其宋元戲曲史。爲其歷史的。文學批評與考證學之轉機。然而其精神圓滿於此。三大方式。無所不論。無論不精。則雖欲不謂之空前的文學批評家。不可得也。「論屈子文學之精神」「論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紅樓夢評論」三篇。即置諸世界大批評家之文集中。而無愧色矣。

### 〔三〕王靜安先生之考證學

(蠡舟)

王先生少時治泰西哲學。中年治通俗文學。後即治金石輿地目錄經史諸學。孜孜兀兀。未嘗一日廢書。範圍雖廣。而所得之多。不僅爲近世諸家之冠。其立說精審。創解新穎。三百年來學者實無出其右者。故謂有清一代考證學。以先生爲之殿。可也。謂中國之有精密的純粹的考證學。自先生始。完成亦無不可也。然則先生影響於吾國現代及未來學術界者爲何如耶。管蠡所及。略論先生考證學之大要如次。初先生既倦於哲學。乃致力於填詞。由詞而浸淫於戲曲。繼思戲曲由大曲而院本而雜劇而傳奇。其蛻變闡化之跡。脈絡或不盡可尋。沿革或不盡可考。因博覽唐宋載籍。以考古劇脚色名義之由來。宋金大曲之概略。又會萃其所獲。成宋元戲曲史十六章。先生考證學之成功。謂自宋元戲曲史始。可也。時先生官京曹。與仁和吳耘存昌貴池劉聚卿世相往來。二氏搜刻詞曲甚夥。與先生有同嗜。故先生頗資以供參證。而上虞羅叔言玉亦于此時廣畜古器物及殷商甲骨文字。自山左陳氏漢陽端氏外。北方諸家更無有出其右者。其足供先生把翫研討者已不在少。此種新材料之發現。其研究之興趣與風味。實足

轉移先生治學之嗜好而有餘。羅君又從而慫恿之。於是先生遂轉而治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學。據羅君所撰傳。似先生當時聞羅君痛詆秦西哲學及崔東壁康南海諸學說後。始遷善徙義而歸于正。實則羅說未盡善。其時崔氏考信錄尙未有人提倡。而南海康氏諸經皆出偽造之說。又未爲其時一般學者所願聞。與先生治文哲諸學更屬風馬牛不相及。又秦西尼采叔本華諸學說。卽稍有「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處。然與孔孟學說各爲門庭。兩不相關。初非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也。是羅說或乃爲行文之便。與二十年前學術趨勢。實不盡相符。蓋先生識銳而思敏。每苦理性多於感情。自度不能于文學上有特殊之創發。而經史上之問題。有待於論證及整理。爲前人所未及。爲或未能成者。又所在皆是。先生交友中。以羅君爲最密。羅君又富於鑑藏。材料上之需求。可不虞匱乏。耳濡目染。影象遂深。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會國勢大變。羅君浮海赴日本。先生亦偕往。羅君乃盡出所藏。以供先生研討。先生以治古文字學及古史學。自非貫通詩書三禮不可。觀堂集林序中所謂「日讀注疏盡數卷」。卽此時矣。夫據地下新發見之實物。以參證甄別古今載籍所載之史實或傳說。設方法上無歧誤。而運用時又恰當。則其所得之結果。必真確不可易。清代二百餘年間學者之治經也。於今古文之爭論。相持至近代而莫決。勢已成強弩之末。多未遑與古文指彝器文字相印證。作文字音韻間比較相互之研究。卽有之。非立說之根柢。有重不

可恃者。卽其範圍狹小。殊不足開風氣以震驚世人之耳目。治史者大抵專力於正史上片段之點勘。多未能爲綜合的論斷。及與一切金石刻或其他實物作歸納的研究。有之也。則自先生始。讀先生與友人論詩書成語書。洛誥解。陳寶說。肅霜滌場說諸篇。自可知先生通經之方。古書成語多不能強解。若數數見者。得由詩書或彝器中文字參校以定其相沿之意義。否則必不能贊一辭。先生於此二書中引證頗詳。洛誥解一文。簡潔精鍊。不溢一語。非戴段王程諸先輩所能辦。其解王賓。則據殷卜辭定。又洛誥紀年在後。乃殷周間文辭通例。先生亦加以證明。肅霜滌場之互爲雙聲連絲字。先生爲之說。其確義始見。學者於先生所撰連絲字譜及他書中求之。當更有同樣之創獲。至先生之治史。則範圍更廣。上溯殷周。下迄蒙古。一生精力。胥在於是。其治古史也。著有殷卜辭中先公先王考。生霸死霸考。鬼方昆夷獫狁考。殷周制度論。殷禮徵文諸作。其立說之根原。大抵據卜辭及彝器文字以鎔鑄經史。生霸死霸考中且有特發之覆。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據其說以解漢志武成。因推武王克殷之年爲紀元前一〇六六年。較姚文田學古錄所推差一年。詳見最近出版支那學第四卷第四號周初之年代文中然非先生之說。則新城氏安得生此論也。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海內外久已稱道無間言。至鬼方昆夷獫狁考。亦近今古史上第一篇大文字。古彝器中紀古異族征伐事。除南淮夷外。以鬼方獫狁爲多。而經典上所紀者。亦頗不乏。遂得證成此考。然古史學實與古文字學古器物學互爲表裏。而古文字古器物之學。先生又治之甚勤。是

先生之古史學。其基礎卽建築於古文字學。古器物學之上。先生古文字學古器物學之大概。容庚君於所撰「王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一文中已瀝述無餘。一見燕京學報第一卷第二期茲略而不論。請再述先生史學上之特點。先生於三代地理。則著有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殷。周蔡京考。秦都邑考。諸作。于秦漢地理。則著有秦郡考。漢郡考。浙江考。諸作。秦郡考。論秦郡總數得四十有八。說至新奇。足破千載之惑。其立說據史記而不據班志。以班氏不及史公所見之親切也。且秦以水德王。其數爲六。故無論三十六四十八均爲六之倍數。先生前此作簡牘檢署考時已爲此說。以求秦之郡數亦無不脗合。以是知先生學以通方也。當先生之世。中國之新發見。影響於學術界最鉅者。凡三。一曰安陽洹上之殷商卜辭。二曰莫高窟之古寫卷軸。三曰敦煌塞上及西域所出之漢晉木簡。羅君與先生皆預于整理及考釋之役。而木簡之發見。關於漢晉間西陲建置及交通史至鉅。先生就法國沙畹博士所撰考釋。反覆尋繹。重加論定。其中屯戍諸殘簡。尤非熟於漢晉史事者不辦。先生握槩踰月。草創甫就。更考木簡出土之地。其定魏晉時諸簡出土地。在前時涼爲海頭。而非德人喀爾亨利孔拉第二氏所謂古樓蘭者。尤可折日。本羽田學士之說。先生又合羅君所撰小學術數方技書及簡牘遺文考釋。校寫爲流沙墜簡三卷。由是此去國之神物。遂得與海內學人相見。實乃二十年來吾國學術界無上之盛事。後先生又從事補其更闕。訂其精要者爲漢晉木簡

跋。入觀堂集刊中之

先生因考釋墜簡。更旁考古簡牘檢署之制。爲簡牘檢署考一卷。繼又與羅君排比齊魯間所



出封泥爲集存一書。先生並爲序文論封泥文字有裨於考證者以弁其首。日人鈴木虎雄又譯檢署考爲和文。載於藝文雜誌。雖寥寥小冊。而嘉興沈乙庵先生至稱爲「豈今人所能爲者」。墜簡中有道及古袴褶語。先生以此制自來除沈存中夢溪筆談略考一二外。尙無人爲有系統之紀載。因博綜史書。成胡服考一卷。又釋幣一書。亦屬草於此時。其論尺度當北朝時增長之原由。卽爲先生此後考歷代尺度之制之先聲。先生歸海上後。獲交沈乙庵先生。因假得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一書。以重校李文田和林金石錄。於九姓迴鶻可汗碑文得通其讀。並爲碑圖以記之。又撰西胡考。以考「胡」之容貌及六朝隋唐時稱「胡」之定義及範圍。而關於高昌于闐諸史實。亦於石刻及西陲所出卷軸中多所創發。會日人狩野直喜博士自歐洲歸。鈔得英京博物館所藏敦煌古寫卷子甚富。當羅君景印鳴沙石室古佚書時。先生固嘗從事于此。及見狩野博士所得書。乃大加考釋。而秦婦吟一詩。亦于此時考定爲韋莊所撰。與後此所見法京所藏之完本適合。及先生就清華研究院之聘。始努力於金源蒙古史料之研究。時與膠州柯鳳蓀氏<sub>恣劬</sub>過從甚密。柯氏告先生以明抄本說郭有聖武親征錄較今本爲詳。先生因於友人處假得其書。以勘何秋濤輩校本。何本實未能滿人意。乃據舊元史及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中所譯拉斯特書互爲斟補。成校注一卷。同時又箋校長春真人西遊記。蒙韃備錄。黑韃事略三書。於地理人物多所創獲。蓋先生於對音之比對。最慎。不僅根據音理之符合與否爲準。且須與地域之方位及史實之先

後。詳。爲。比。勘。否。則。必。至。如。李。文。田。丁。益。甫。輩。生。穿。鑿。無。據。之。弊。既。背。音。理。又。乖。史。實。妄。生。支。節。一。無。足。取。矣。雖。先。生。于。波。斯。文。本。拉。斯。特。書。及。蒙。文。原。本。蒙。古。源。流。均。未。能。通。其。讀。然。就。其。所。考。得。者。言。之。固。已。十。得。七。八。矣。時。先。生。見。唐。宋。間。中。國。北。方。有。韃。靼。一。部。族。而。遼。史。金。史。中。均。絕。其。跡。此。疑。終。不。能。解。繼。讀。元。秘。史。始。知。韃。靼。在。遼。史。中。爲。阻。卜。在。金。史。中。爲。阻。鞑。在。蒙。古。時。爲。塔。塔。兒。繼。又。於。金。史。及。資。治。通。鑑。長。編。得。其。確。證。而。元。修。諸。史。中。所。以。諱。言。者。蓋。當。時。史。臣。訛。以。元。之。祖。先。爲。韃。靼。故。也。因。詳。著。其。說。於。韃。靼。考。中。雖。與。日。本。箭。內。博。士。結。論。無。異。而。其。論。證。之。方。式。固。未。嘗。同。也。此。外。先。生。於。蒙。古。未。勃。興。以。前。史。料。之。校。理。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之。真。僞。及。金。世。宗。之。建。置。均。有。論。著。又。日。本。東。洋。史。學。家。數。年。未。決。之。虜。軍。問。題。先。生。亦。由。元。秘。史。中。得。其。主。名。而。虜。字。之。音。讀。遂。得。由。多。桑。及。貝。勒。津。書。六。種。韃。靼。名。中。定。之。嗚。呼。先。生。之。於。遼。金。元。史。學。其。成。績。實。已。遠。過。前。人。惜。其。立。志。欲。注。之。元。朝。秘。史。終。未。克。蕆。事。先。生。于。逝。世。前。數。日。猶。力。疾。寫。定。其。已。成。之。元。朝。秘。史。校。釋。爲。蒙。古。札。記。此。不。獨。爲。先。生。遺。憾。亦。史。學。界。莫。大。之。不。幸。也。

治吾國經史考證之學。首當注意者。自須推版本目錄校勘諸學。而目錄學又爲治任何學問之先導。清代樸學大師。未有不致力於此者。蓋片字之微。每至牽動大局。一義之差。或可舉覆全案。許渾咸陽之詩。白傅潯江之吟。繆寫流傳。尙有疑誤。詩篇如此。經史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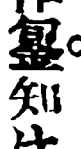
參段王裁經韻樓集卷八與阮雲臺書

自非通才懋學。無以識其異

同之故。鈎玄斟微。諒非易事。而版本之學。尤非精鑒別熟史事者。未易爲力。昔人如黃蕘圃。何夢華輩。跡近書客。一生碌碌。雖終老書城。實毫無所得。近世風尚。愈趨疏闊。佞宋侈明。相沿成習。嘉靖本之琵琶記。竟充元槧。蒙古本之李賀詩。亦號金鑄。建本監本。尙多莫辨。缺筆避嫌。在所必爭。先生有鑒於此。成兩浙古刊本考。五代兩宋監本考二書。元明監本。因搜輯未備。致未着筆。讀先生集中爾雅注。禮記正義。毛詩注疏。三國志諸跋。無不洞燭原流。援證詳覈。豈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以是知先生於斯學之精且勤也。先生居滬時。爲烏程蔣孟蘋君編撰密韻樓藏書記。蔣氏藏書甲於江南。凡四明范氏。貴陽陳氏。錢唐汪氏。泰州劉氏諸家書。流出者多歸之。先生既登其堂而覽其書。又於暇日。摘其可校者。疏記之。今趙萬里君所編「王觀堂先生手批手校書目」中之見商務印書館出版所載者。大半卽校於此時。雖其中有至常見之本。然如水經注。廣韻。元秘史。千頃堂書目。唐六典。爾雅注。封氏見聞記諸書。其底本至不易覓。故先生校訂時。用力亦尤勤。水經注。自殘宋本。永樂大典本。明鈔本。以至嘉靖本。吳琯本。戴本。全本。無不畢校。前後閱時。凡年餘。亦可謂鄙善長之功臣矣。讀趙君所撰年譜亦見國學論叢。則知先生無日不從事校讀。先生有詞云。「坐覺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其先生自爲寫照歟。

由上言之。知先生考證學。以史學爲最精。而史學中。尤以古史上。創獲爲最多。而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實乃先生治古史學之先導。版本校勘諸學。於先生之學中。又爲副產物。蓋先生殊不欲以此見長也。原其

學之所以卓絕者。可於先生與某君論治古文字學書殘稿中見之。其言曰。

昔戴東原先生論學。謂有十分之見。有七八分之見。有五六分之見。如曹真碑跋案乃某君所撰。則所謂十分之見者。至前所寄金文跋文。則尙未到五六分。豈惟大作如是。前人說古文者亦大抵如是。蓋古文字之學。材料太少。往往無徵不信。故恆難得十分之見也。某去年所識數字。茲舉一以爲例。往見殷墟卜辭多力字。其文恆云某日貞力亡固。多至數百見。輒不得其義。去夏排比某氏卜文拓本。忽發見卜此事者皆以癸日。後徧披卜辭凡云亡固者。無不用癸。乃悟力乃旬字。般人恆以前旬之癸日卜下旬之吉凶。其云旬亡固。猶易云旬無咎也。證以古金文鈞字及說文鈞字古文作。知爲確爲旬字無疑。如此字者殆可謂有十分之見也。又卜辭中有罍字。爾雅料器糜罍謂之罍。郭注罍其頭也。罍字正象以冈冒角獸形之象。殆即罍之本字。後由象形字變爲形聲字。則成罍字。以此推之。罍當卽兔罍之罍字。罍當卽麤罍之罍字。罍當卽鳥罍之罍字。或从冈。或从畢。蓋冈畢同意。此四字以形言之。則是然其聲讀均不可考。未可遽以爾雅之音擬之。則不過六七分之見而已。然古文字學在今日不過粗具萌芽。今日五六分之見。他日或成八九分十分之見。亦未可知。故古文一事。苟鏗而不舍。將來開拓疆域。正未可量。某之所言。乃入手第一法。不可以此自餒。要知古文之不可輕釋。而後有可釋之字。此與吾子共勉之。

蓋先生治學。首重闕疑。而於肆私臆無忌憚。如龔定庵陳頌南輩。痛詆之不遺餘力。嘗聞某君往謁先生。以據古彝器或其他實物。以改編東西周之史事爲請。先生默不置辭。蓋此君未嘗知古彝器中片段之紀載與史事有關者至鮮也。卽有之。極少能確定其時代。而與載籍爲翔實的考證。現尙非其時。此實有

背於先生闕疑之旨。羅叔言君序觀堂集林。云先生之治學。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于理而止。斯言也。庶可得先生之微旨矣。嗚呼。先生往矣。今世學人讀先生之遺著。其知所先務乎。然則吾人此後之感懷先生者。又豈有既乎。

#### 〔四〕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沈

（毅 永）

往者周作人君論海寧王靜安先生之自沈。謂其晚年性情與學問環境相衝突。非出於自殺不可。其援理甚深。評事甚刻。雖然。未足以知先生也。感情與理智不可分者也。人之稟賦。有極強之理智。必有極強之感情。有極強之感情。必有極強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備其二者。則必非真理智。真感情。盧梭欲屈理智於感情之下。則其理智之強可知。而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之所以成大科學家大哲學家者。豈不以其有強毅之精神乎。強毅之精神。即感情之持久者耳。余謂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皆理智與感情極強之人。先生即其一也。理智與感情必有所寄而後可免空虛的痛苦。其尤強者。則其寄之也尤深。先生少年寄之於哲學。中年寄之於文學。晚年寄之於經史之考證學。雖謂其精神一貫可也。故上古三代之所存。流沙絕域之所出。聱牙詰屈之語言。散漫放佚之史料。他人視之固乾枯無味者。而先生摩挲之。整理之。考證之。日寢饋於其中。若有無窮之興味存焉。及其所成就。規撫大於程易疇。精博過於吳恣齋。識見超於錢竹汀。為承前起後之一代學者。衝突云乎哉。衝突云乎哉。

然則先生曷爲而自沈耶。曰觀於其自沈之地點及遺書中世變之語而可以窺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濁世之年少。相與指畫而言曰。某人者頑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遺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變也無涯。與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堅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人亦終有一日而爲潮流之落伍者。夫爲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見耳。且先生所殉者爲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別之政治。善哉義寧陳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爲三綱六紀之柏拉圖式的概念。故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爲鄺寄亦待之以鮑叔也。

抑余謂先生之自沈。其根本之意旨爲哲學上之解脫。三綱六紀之說亦不過其解脫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憫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學。受叔本華之影響尤深。卽其詩詞之所歌詠亦徘徊於人生諸問題之間。雖晚年絕口天人之語。然吾知其必已建設一哲學之系統。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鐘表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厭倦之間。其作紅樓夢評論時已大徹大悟於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爲一之理。惟其大徹大悟。故能泰然與世無競。超出於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勢力於純粹之學問。上稽上古三代之制度文物。下考遼金蒙古隱晦之史料。以有大發明大貢獻。雖學問之有絕對價值與否。先生不自知。然而於現實之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託與慰藉。則固捨此。

末由也。而知識彌廣。則痛苦亦彌深。懷抱絕學。如孤行於沙漠之上。世無有能知先生者。卽新式學校之聘先生爲教授。亦不過如先生所自云。商彝周鼎。藉飾觀瞻而已。故一旦時機相逼。則最後之解脫。先生亦樂爲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iny曰。自殺者自然賦與人之最高之權利。先生曰。人日日居憂患。有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先生嘗詢人。人言自沈者能於一刹那頃。重溫其一生之閱歷。信否。嗚呼。吾知其徘徊頤和園之長廊時。其腦中所重溫者。必非家庭問題。政治問題。而爲少年時所深思之哲學上諸問題。故當其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此一刹那頃。先生或有勝利的微笑歟。

解脫之道。亦多端。先生素不主自殺。嘗譏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爲意志薄弱。而社會之鋪張之者。可科以殺人之罪。其論紅樓夢。謂金釧之墮井。司棋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均非解脫。又豈知於二十餘年以後。先生亦不得已而出此意志薄弱之舉動耶。則世變逼之使然也。則世變逼之使然也。先生曰。「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將就床。此時不適於爲學。非與人閒話。則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亦不適於爲學。非枯坐終日。亦但可讀雜記小說耳。」先生嘗與人言。精力漸衰。飯力就減。夫先生之精力固未嘗衰也。觀於其於自沈前數日。猶從容寫蒙古筭記。閱清華研究生之試卷。而可知也。嗚呼痛哉。

---

先生之自沈。迄於今年。爲衝突而自殺歟。爲忠盡於前朝歟。爲哲學上之解脫歟。奔逝而去者。昆明湖萬頃之洪波。而默然無以應我也。然而學問思想文章道德四者不滅者。則先生亦永受後人之膜拜已。



新

書

中華書局出版 (3)

新聞編輯法

張九如著 一冊五角

本書用故事的體裁，叙述新聞的功用、特性，以及編輯採訪等一切方法；對於編輯上應用的知識尤為詳盡。讀了這部書，不但可以得到編輯新聞的智識，且足以引起經營新聞事業的興趣。

可愛的小圖書館

張九如著 一冊四角半

本書用講義的體裁，將圖書的購置法、分類法、陳列法、管理法、閱覽法以及其他辦理圖書館事業的智識，都條分縷析地介紹給讀者。為兒童們課餘服務必讀的書，也是辦理學校圖書館者最好的參考書。

巡察團日記

張九如著 一冊三角半

本書用日記的體裁，叙述關於巡察團應做的事情與應用的方法。從這本書裏，可以得到幹事的智識與處世的機能。不僅可供學生們閱讀，就是成人們，也可以把他當作公民常識書看。

七姊妹遊花園

一冊二角

春天的快樂

一冊一角半

麻雀與小孩

一冊一角半

這幾種歌舞劇，都是兒童文學家黎錦暉先生的得意之作；宗旨高尚，趣味深長，詞句清新，曲譜流麗。可以欣賞文藝，可以練習歌舞，真是最出色最名貴的劇本。

說奇少年

夏星壽著 一冊二角半

是書叙述兄弟二人，因事被叔父所譴，其父不察，將二子放逐林中，幸經獵人救歸，揆養成人。厥後兄弟二人同出旅行，各得奇獸五隻。兄藉五獸之力，斬妖龍，救公主，遂與公主結婚。旋又出獵，不幸竟遭妖魔所陷，被化一石子，沉之山洞；時其弟適攜五奇獸來，因得獲救。全篇情節曲折，奇趣橫生，不可多得之作也。

【國民外交小叢書】

- ▲外國在華之經濟侵略
- ▲法國殖民地
- ▲中國交通與外國侵略
- ▲新疆問題
- ▲日本收回法權稅權小史
- ▲戰後德國之經濟
- ▲中英關係略史
- ▲新土耳其

欲知世界大勢及強者如何侵略，

弱者如何抵抗者，不可不讀！

前出五種

- 近代中日關係略史
-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 領事裁判權與中國
- 各國航業競爭
- 中俄關係略史

# 中國文化史

柳詒徵

## 第三編

### 第六章 滿清之制度

清之制度。一切皆沿朱明之舊。其異者。特因事立制。久而相沿。隨時補敝。救偏無大規模之建設也。就中特異之點。莫甚於雜用滿蒙之人而定其額。

清會典內閣大學士。滿洲二人。漢二人。六部尙書。滿洲一人。漢一人。左右侍郎。均滿洲一人。漢一人。

又凡內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滿洲缺。有蒙古缺。有漢軍缺。有內務府包衣缺。有漢缺。凡宗室京堂而上。得用滿洲缺。蒙古亦如之。內務府包衣亦如之。漢軍司官而上。得用漢缺。京堂而上。兼得用滿洲缺。凡外官。蒙古得用滿洲缺。滿洲蒙古漢軍包衣。皆得用漢缺。滿洲蒙古無徵員。宗室無外任。

其不定額者。亦時時用滿人爲之。其人多不學無術。驕奢淫佚。又時與漢官爭權。其能延國祚。至數百年。亦云幸矣。乾隆時。嘗欲盡用旗人爲知縣。賴劉文正一言而止。否則民事之受滿人荼毒者。更不知若何焉。

李元度清先正事略。劉統勳傳。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召公對。諭以

此事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公默然不言。上變色詰責。公徐曰。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異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語未竟。上霽顏。事遂寢。

清沿明制。以大學士掌國政。明制之不善。已爲學者所訾。

明史職官志。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二十八年。敕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建文中。改大學士爲學士。成祖卽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仁宗以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閣職漸崇。景泰中。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尙書。入內閣。自後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明之無善治。自高帝罷丞相始也。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旣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旣訛。尙能得作君之意乎。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旣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清自雍正後。又移內閣之權於軍機處。而大政皆出於軍機。

趙翼陔餘叢考。記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傳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于隆宗門內。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廷。便于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

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出於是矣。

觀其職掌。凡非軍機者亦皆屬焉。

清會典軍機大臣。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凡諭旨明降者。既述。則下於內閣。諭軍機大臣行者。既述。則封寄焉。凡有旨存記者。皆書於冊而藏之。屆時。則提奏。議大政。讞大獄。得旨。則與軍族。則考其山川道里與兵馬錢糧之數。以備顧問。

一國之政。皆曰軍機。是可知滿人之治吾國。惟以軍事爲重。不知有所謂國政也。

明代地方之官。以布政使爲主。

明史職官志。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凡僚屬滿秩。廉其稱職。不稱職。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察院。三年。率其府州縣正官。朝覲京師。以聽察典。十年。會戶版。以登民數。田數。實與貢省合之士。而提調之。宗室官吏師生軍伍。以時班其祿俸廩糧。祀典神祇。謹其時祀。民鰥寡孤獨者養之。孝弟貞烈者表揚之。水旱疾疫災禱。則請於上。蠲賑之。凡貢賦役。視府州縣土地人民豐瘠多寡。而均其數。凡大興革及諸政務。會都按議。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

其巡按總督巡撫諸官。皆屬朝官之出使者。非地方之長官也。

明史職官志。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尙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尙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畢復命。卽或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窒礙。定爲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重者。加總督。他如整飭撫治巡治總理等項。皆因事特設。其以尙書侍郎任總

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清以總督巡撫爲地方長官，而名實渙矣。

清會典吏部乃頒職于天下。凡京畿盛京吉林黑龍江及十九省之屬，皆受治于將軍與尹與總督巡撫，而以達於部。將軍與尹分其治於道府州縣，總督巡撫分其治於布政司，於按察司，於分守分巡道，司道分其治於府，於直隸廳，於直隸州，府分其治於廳州縣。直隸廳直隸州復分其治於縣，而治其吏戶禮兵刑工之事。

滿族盛時，各省大吏皆其族，漢人僅能至兩司而已。

徐珂清稗類鈔世祖入關時，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方爲給事中，獨抗疏力爭，謂當宏立賢無方之治，不當專用遼左舊人，議遂寢。康熙時，三藩既平，僅議定山西陝西兩撫不用漢人而已。當時漢大臣之爲督撫者本多於滿人，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一朝，督撫十之七八皆漢軍，殊批諭旨常有斥漢軍卑鄙下賤之語。至乾隆朝，則直省督撫滿人爲多，漢人仕外官者能游至兩司，則已爲極品矣。及季年，各省督撫凡二十有六缺，漢人僅畢沅、孫士毅、秦承恩三人耳。

咸同軍興，漢人始握地方之政柄，然猶常招滿人之猜忌，種族之關係甚哉。

徐珂清稗類鈔自定鼎以來，至咸豐初，滿人爲督撫者十之六七，粵寇倡亂，滿督撫有殉節者，然無敢與抗。文宗崩，孝貞孝欽二后垂簾，恭親王輔政，乃汰滿用漢。同治初，官文恭公文總督湖廣，自官罷而滿人絕迹者三年，僅英翰擢至安徽巡撫耳。當同治己巳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鎮，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及恭王去位，滿人勢復盛。光緒甲午後，滿督撫又遍各省，遂訖於宣統遜位。

明有行取之制。在外之推官知縣。可以入任科道。

王慶雲石渠餘紀。行取之制。始于明。明初科道用人。其途甚廣。厥後定制。在內用主事。中行評博。而在外取三年考滿之推官知縣。謂之行取。惟特薦者。不以資限。

清初猶沿其法。乾隆中。停止之。而內外官之制始嚴。

王慶雲石渠餘紀。康熙元年。令科道專用部員。行取官。但升主事。乾隆十六年。諭。行取知縣。此制始于前明。其時尊重資格。按俸升

轉。不得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今州縣升途甚廣。才能傑出之員。無不保題擢用。實無壅滯之歎。向來沿襲具文。著永行停止。

清之六科給事中。雖亦沿明之職掌。

明史職官志。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行宣。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預焉。

清會典。六科給事中。掌發科鈔。稽察在京各衙門之政事。而注銷其文卷。皆任以言事。朝會。則糾其儀。凡科鈔。給事中親接本于內

閣。各分其正鈔外鈔。而下于部。應封駁。則以聞。部院督撫本章。已經奉旨。如確有未更施行之處。許該科封還。正。歲終。則奏。如內閣票籤。批本錯誤。及部院督撫本內事理未協。並聽駁正。

彙其本以納于內閣。

然雍乾以來。惟例行之本章。始歸內閣。其重要之摺奏。出入于軍機處。

趙翼陔餘叢考。記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旨諸大臣。亦

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

故封駁之名雖存。亦無所用之焉。清人盛稱清代廷寄之法之善。然獨夫專制而無人能監督之。自清始也。

趙翼詹曠雜記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出發。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于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帝王威權之重。惟清爲甚。如明代朝儀。臣僚四拜或五拜耳。

明史禮志大朝儀贊禮唱鞠躬。大樂作贊四拜興。常朝儀朔望御奉天殿。常朝官一拜三叩頭。謝恩見辭官于奉天門外。五拜三叩頭。

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

清會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禮。其他朝儀亦如之。

明代大臣得侍坐。

明史禮志早朝行禮畢。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內。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畢復坐。

清則奏對無不跪于地者。蓋滿人惟恐漢人之不尊之。故因前代帝王之制而益重耳。明代六曹答詔皆稱卿。

沈德符野獲編從來六尚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此書成于萬曆

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識者以爲非禮。萬曆己亥大計。南六卿自陳。旨下有得稱卿者。一時以爲榮遇。自後漸復舊制。

清則率斥爲爾。而滿蒙大吏之于摺奏。咸自稱奴才。以奴才而爲大吏。其國之政治可知矣。

清代有一事。爲清人所極口稱誦者。曰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是也。

王慶雲石渠餘紀。我朝初撫方夏。丁徭之法。悉沿明舊。有丁則有賦。時除其逃缺者。以戶口消長。定州縣吏之殿最。順治十八年編審。

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嘗疑聖祖深仁厚澤。休養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

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幸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止納一丁。或言戶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

於是五十一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並未加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爲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

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察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

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康熙末年。廣東四川兩省丁隨地起。雍正元年以後。通行各省。惟奉天及山西陽曲等十

州縣。廣西之融縣。貴州貴陽等四十三處。仍另編丁銀。又山西平定等二十五州縣。有

乾隆以降。編審雖停。而戶日增。



王慶雲石渠餘紀。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于田畝。迨黃冊成。而役出于丁。凡役三等。曰甲里。曰均徭。曰雜派。其間累經更制。有銀差。力差。十段錦。一條鞭之法。厥後工役繁興。加派無藝。編審輕重無法。里甲之弊。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國初革里正加派諸弊。賦役之法。載在全書。悉沿萬歷條鞭舊制。初定三年一編審。後改爲五年。順治十年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屆期坊廂里長。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造冊送州縣。由是而府而司。達于部。皆有冊。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隨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丁之外。有軍匠竈屯站土丁名。凡丁賦。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銀。凡徵丁賦。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編者。有丁隨丁起者。有丁隨地派者。率因其地之舊。不必盡同。都直省徭里銀三百餘萬兩。間徵米豆。其科則輕自每丁一分數釐。重則山西之丁有四兩者。鞏昌有八九兩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于是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編審時所謂擦除擦補者。大略如此。顧有司于民。非能家室而日見。科則既不可強。齊除補且易滋流弊。于是雍正間。以次攤入地糧。爲均徭銀。自丁歸地糧。乾隆五年。遂併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報。三十七年。上諭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所見甚是。舊例原恐漏戶逃差。是以五年編造。今丁既攤入地糧。滋生人丁。又不加賦。則編審不過虛文。況各省民穀數。俱經督撫年終奏報。更無藉五年查造。嗣後停止。自是惟有漕衛所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又乾隆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有奇。距定額方三十餘年。所增七八倍。蓋自丁隨地起。無編審之擾。自無減匿之弊。二男三女。皆樂以其數上聞。又是時更定保甲之法。奉行者惟謹。戶口之數。大致得其實矣。又三十餘歲。爲乾隆四十八年。其數二萬八千四百有三萬有奇。又十歲。五十八年。各省奏報民數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六萬。又二十歲。嘉慶十七年。會典載各省冊報

丁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而京師滿蒙漢丁檔。掌於八旗俸餉處。外藩札薩克丁檔。掌於理藩院者。尚不在此數云。是固歷代所無之盛事。然無地之人。丁不納國賦。遂不復知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且執永不加賦之說。而國用恆苦不足。遂不得不開捐納。

徐珂清稗類鈔捐輸概政也。開國卽行之。順治己丑。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稱。捐輸三載所入二百餘萬。知縣最多。計五百餘人。與吏治有礙。請停。未幾。噶爾丹戰事起。又開。且加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一條。增捐應升先用。陸隴其亦以爲言。部議不允。乾隆丙辰。下詔停止。又留戶部捐監一條。壬辰。川督文綬奏請暫開。奉旨申飭。嘉道以後。接踵又開。始而軍務。甚而河工振務。亦藉口開捐。一若舍此無以生利者。貪官墨吏。投贊一倍而來。挾貨百倍而去。吏治愈不可問矣。捐納一途。至同光之際。流品益雜。朝入縉錢。暮膺章服。與臺廨養無擇也。小康子弟。不事詩書。則積資捐職。以爲將來噉飯計。至若富商巨室。擁有多金者。襪襟中乳臭物。莫不紅頂翠翎。捐候選道。加二品頂戴。並花翎也。

### 徵釐金

徐珂清稗類鈔釐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誠幫辦揚州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爲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解省。協雷部分撥甚寡。無計請益。乃立釐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之用。行數月。較大營支餉爲優。運使金安清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爲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軍。下不在民。利歸中飽。行之既久。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僕役。一局數

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

又不足。則借洋債。

徐珂清稗類鈔。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此爲政府募集外債之始。

至今爲國之大害。而國民猶以加賦爲戒。但願政府間接騙取。而不肯直接任賦役之責。此則清之制度所造成也。

自元明以來。以生銀爲貨幣。後雖用銅錢。納稅仍以銀計。而銀有火耗焉。又自明都燕。歲運東南之糧。以漕于京師。而兌運有耗米焉。明之官俸最薄。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于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時以鈔賤。故十貫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清代因之。雖兼支錢米。亦不敷生活。

清會典文職官一品歲支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一百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正九品三十三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三十一兩有奇。京員例支雙俸。以所列各數爲正俸。復照數添給恩俸。又每正俸錢一兩兼支米一斛。大學士六部尙書侍郎俸米復加倍支給。

故官吏皆須得非分之財。而養成貪污之習。京官則恃外官之餽送。外官則取之于耗羨。自雍正間耗羨歸公。而耗羨之外。仍有額外之收。所謂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也。

徐珂清稗類鈔雍正間耗羨歸公。定直省各官養廉。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諾岷。和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雍正甲辰。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做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竇。必更良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

又沈端恪公近思嘗爭耗羨。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于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當時不知改革幣制。清釐賦法。徒沿積弊。而興一加賦之方。而官吏之貪墨。初不因之而改也。

## 第七章 清初諸儒之思想

明清之交。士習之壞。前已言之。然其間亦未嘗無殊尤卓絕之士。不爲科舉利祿所惑。而以道德經濟氣

節學術爲士倡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顥、顏元等。黃梨洲像、顧亭林像、王船山像、顏習齋像、均見本期插畫。皆以明之遺民爲清之大儒。其思想議論皆有影響于後世。而世之論者或多其反對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學。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諸子之盛者。實則清初諸儒之所詣遠非乾嘉間人所可及。乾嘉間人僅得其考據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術皆遠不迨。其風氣實截然爲二。不可併爲一談也。

諸儒之學其功夫皆在博學。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忠端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于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窺者。公謂明人講學。叢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

又亭林先生神道表於書無所不窺。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以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于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

又二曲先生望石文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于訓故文義。曠然見

其會通。年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爲近于口耳之學。無當于身心。不復示人。

戴望顏氏學記。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

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箏弓矢籥管森列。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

余廷燦王先生傳。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淡。

### 而學必見之躬行。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公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鄆之天一閣。范氏歐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

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于聽講者。卽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全祖望二曲先生空石文。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書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

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止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日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于其身。于其心。則必于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功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

戴望顏氏學記。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

王夫之船山遺書。俟解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所惡于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如史記項羽本紀。及竇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則有代爲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持于斯時也。其素所志尙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以其志氣橫發。無益于身心也。豈獨讀史爲然哉。經亦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喪。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沈溺于婦子生計米鹽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佚于室家嘯唳寒溫拊摩之內。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于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

蓋諸儒之學。雖不必同。而其以讀書講學爲立身行己之基。則一。其專務讀書。不知治身者。日以玩物喪

志譏之不似乾嘉間人不顧行檢但事博涉也。亭林反對明人之空談最力。

顧炎武曰。知錄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將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然其言博學于文。必兼行己有恥言之。非謂反對空談。卽不講品節也。觀其與人書。注重在人心風俗。

顧炎武亭林文集與人書九。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千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日知錄中世風一卷。尤反復言之。甚至謂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

顧炎武曰。知錄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此則清初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諸儒之教。有見于人之本原。不隨流俗爲轉移者。而不圖其以反對空談。使後之學者。但驚于語言文字之末也。



清初漢族諸儒。皆反對清室。不得已而姑認滿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興。故船山有黃書。亭林有郡縣論。皆極注意于法制。而梨洲之明夷待訪錄。則並專制之君主亦極力反對。不徒爲種族所囿也。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原君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說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

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均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于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雖不如我。攝絨膝。固局鑄。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 習齋二曲。皆以用世爲的。

戴望顏氏學記。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

又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日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並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儉介。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

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李頤二曲集體用全學。經世之法莫難于用兵。俄頃之間。勝敗分焉。非可以漫嘗試也。今學者無志于當世。固無論矣。卽有志當世。往往于兵機多不致意。以爲兵非儒者所事。然則武侯之偉略。陽明之武功。非耶。學者于此。苟能深討細究而有得焉。異日營機應變。作用必有可觀。自大學衍義。至歷代名臣奏議等書。皆適用之書也。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已。律令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夫豈無謂云然乎。農政全書。水利全書。泰西水法。地理備要等書。咸經濟所關。宜一一潛心。然讀書易。變通難。趙括能讀父書。究竟何補實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豈古板書生所能辦乎。

李頤答王天如書。今時非同古時。今人不比古人。須明古今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若懼蹈誦詩三百之失。而謂至誠自能動物。體立自然用行。則空疏杜撰。猶無星之數。無寸之尺。臨時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乎。茲以呂新吾論士說一篇寄覽。亦足以知空軀設。餓肚腸。究無補於實用分毫也。

雖其途術不同。要皆明於學問之非專爲學問。必有益於社會國家。徒以清代專任滿人及胥吏爲治。雖時復徵聘諸儒。僅欲以名位羈之。使不己畔。亦無實行其學之志。故其學不昌。惟亭林之講音韻考金石。於世道無與其學派轉盛於東南焉。

與黃顧顏李諸儒相望者。有陸世儀、張履祥、孫奇逢、陳瑚、張爾岐、劉獻廷等。皆以博學篤志砥節勵俗。爲當時所宗仰。

全祖望陸光生世儀傳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曆。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

李元度張楊園先生事略先生嘗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之身試者。

方苞孫徵君傳。少個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國朝定鼎。李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

王鑒陳先生瑚傳。二十一補諸生。館陸桴亭家。兩人憂天下多故。乃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旁及奇門六壬之術。時復彎弓橫槊。弄刀舞劍。將以爲用世具也。順治乙酉。大兵渡江。奉父遷徙無常。丁亥。與諸子講學。著蓮社約法。教以人倫。相戒以不妄言。不許私。不謀利。不作無益。又以端心術。廣氣類。崇儉素。均勞逸。爲蔚村講規。以孝弟力田。行善爲蔚村三約。又有五柳堂學規。曰德行。曰經學。曰治事。曰文藝。其小學之規。曰習禮。曰受書。曰作課。曰講書。曰歌詩。蓋先生知道不行。而隨處爲世道人心之計。故立教周詳如此。

錢載張處士爾岐墓表先生之學。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故。邃於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答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爲先。蓋聞然君子之自得者也。

王源劉處士獻廷墓表嘗謂學者曰。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旁通博考。浩浩無涯。深。

全祖望劉繼莊傳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靡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

### 而李懋王源尤顏學中之錚錚者。

戴望顏氏學記恕谷編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給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瘳忘編。三藩平後。四方名士競集京師。共爲學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棟聽。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

又或庵編先生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恕谷爲極言顏先生明觀之。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

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

雖二人皆爲清之舉人。非諸儒之爲明遺民比。然亦不仕清室。

戴望顏氏學記。李憐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王源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

詬厲已耳。

視其他之試鴻博者。爲不同矣。要之。清代學術與宋明異者。有一要點。卽宋明諸儒專講爲人之道。而清代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此指乾嘉學派而言惟明末清初之學者。則兼講爲人與讀書。矯明人之空疏而濟之以實學。凡諸魁傑。皆欲以其學大有造于世。故其風氣與明異。亦與清異。其後文網日密。士無敢談法制經濟。惟可講求古書。盡萃其才力聰明於校勘訓詁。雖歸本於清初諸儒實非諸儒之本意也。

## 第八章 康乾諸帝之于文化

滿清之盛。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嘉道而下。國祚衰矣。漢人既主中夏。爲帝王者。自必習中國之文學。康熙諸帝。尤精力過人。而事博涉。

曾國藩清先正事略序。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餘。蓋雖寒酸不能方其專。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乾隆帝甚耽漢人之文化。御製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爲陸放翁所不及。又好鑒別書畫。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甚愛惜之。命畫苑之供奉。畫其像于書上。帝于書法酷愛董其昌。與康熙帝相似。惟帝之異于康熙者。在西洋科學知識之缺乏是也。

頌美清室者。且謂其家法軼於前代。

趙翼篤隱雜記。本朝家法之嚴。卽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王子進書房也。天家金玉之體。日日如是。旣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皆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

然清帝詩文字畫。大都南書房翰林代筆。未必盡出己手。聖祖之學。多李光地梅穀成等承其意而演述之。所謂御纂諸書。率託名耳。

章炳麟檢論李光地。字晉卿。安谿人。治漳浦黃道周之術。善占卦。會康熙朝尊朱學。故以朱學名。其習業隨時轉移。聞時貴律歷。卽爲章算幾何。貴訓詁。卽稍稍理故書。貴文言幽眇。卽皮傅周易與中庸篇。爲無端崖之辭。然惟算術爲通明。卒以是傳會得人主意。稱爲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顧。甚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暉自言通八線諸術。又數假稱閩學。而光地能料量。讎對。故玄暉命錄札記進御。又時時令參訂朱熹書。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

阮元疇人傳。乙酉二月。南巡狩。李光地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在署對。歸時。召對御舟中。從容詰問。至

于移時。如是者三日。臨辭。特賜續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命其孫毅成內廷學習。毅成肄業蒙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歷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纂。

康乾間。武英殿雕刻御製欽定之書。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論者謂歷代政府刻書之多。未有若清朝者。然清代纂集之書。以圖書集成爲最鉅。其體例蓋創自陳夢雷。

東華錄雍正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章炳琳論耿精忠。陳福建。李光地。謂精忠不用。時編修陳夢雷亦爲精忠。追脅。常託病支吾。

以其形勢。扼塞密示光地。光地遣使間道入京。以蠟丸上封事。光地。功高蒙殊遇。而陳夢雷方以皇考寬仁。免戮。發降賊坐斬。光地微白之。得不死。夢雷以光地欲攘己功。令己下獄。發憤作書絕交。天下稱光地賣友。

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帥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博之人。令其編纂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

經始于康熙中。至雍正三年始成。

李之鼎。書舉要。圖書集成。共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都一萬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冊。又目錄二十冊。此書初爲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所編。時在康熙三十九年也。四十五年四月。書成。名曰彙編。凡爲彙編者六。爲志三十有二。爲部六千有奇。越十年。進呈。賜名古今圖書集成。命儒臣重加編校。十年未就。世宗復命蔣廷錫督在事諸臣成之。編仍其舊。志易爲典。殿本以聚珍銅



字其圖錄銅爲之者最佳。

其書雖不逮永樂大典之博。卷數亦僅及其半。然永樂大典成而未刊。則類書之印行于世者。無過于此書矣。

康熙兩朝經營圖書集成。至乾隆朝。則編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詔求海內遺書。大興朱筠請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三十八年。遂命諸臣校核永樂大典。定名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提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摺。奉旨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至四十七年告竣。計文淵閣著錄者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其附于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自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爲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爲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所謂存書。乃著錄于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者已。

### 其內容凡分六種：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四庫館編纂之主旨。採六種方法。第一爲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敕旨所編纂者。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其著名于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第四爲各省採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採書最多者爲浙江。最少者爲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別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第五私人進獻本。係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于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傳是樓等。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卽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支那書籍之蒐集史上。實爲空前之偉觀。

同時繕錄七部。分貯于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淵源津溯。稱內廷四閣。匯宗瀾。稱江浙三閣。嗜奇好學之士。准其赴閣檢視鈔錄。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于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于圓明園。文溯閣于奉天。文津閣于塞外之熱河。爲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爲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匯閣于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

宗閣于鎮江金山寺。文淵閣于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閣既成。帝曰。我國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又謂朕蒐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內廷四閣。非特別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准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皆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尙儼然存者。惟文津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匯二閣。亡于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燬于火。文淵閣亦多有散亡云。

此則滿清高宗對於中國文化之偉業也。

然而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同時有保存文化及摧殘文化之兩方面。古書之湮佚者。固賴此舉而復彰。而名人著述之極有關係者。又因茲舉而銷毀焉。此世之所以不滿于高宗也。

章炳麟論哀焚書。滿洲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

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推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

偏繆尤甚者。一切擬毀。及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錄。若高拱遼張居正太岳申時行輪屏葉向高四夷考、遼編、著

著書、續草、著、尺、腹、高、攀、龍、遺、書、鄭元標鄒忠介楊漣楊忠烈左光斗左忠毅繆昌期從野堂熊廷弼按、遼、疏、稿、書、腹、孫承宗孫高

倪元璐倪文正遺稿奏牘盧象昇宣愛孫傳庭罪省姚希孟清園全集、沈、壘、集、文、遠、集、公、槐、集、馬世奇居寧諸家絲、髮、寸、札、靡、不、

蕪。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于火。武備志今存者終以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威六柳黃道周實百將金聲金太魯王監國。則錢肅樂偶張肯堂寓農國維吳煌言北自明之亡。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

魯王監國。則錢肅樂偶張肯堂寓農國維吳煌言北自明之亡。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

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詆觸見燼。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將相獻臣所著。僅有子遺矣。其他遺聞軼事。皆逋臣所錄。非得于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勝數也。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耶。

徐珂清朝全史在編纂四庫全書諭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禁書者。即明代關於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諭旨。此等逆書。不合于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于世。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藉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紀錄。並思將其正史一切付諸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此種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然猶以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諭遵行。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

### 當康熙初年。已有莊氏史案。

徐珂清稗類鈔。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國楨。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刊行于世。謂之史概。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于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于中。攘為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本朝語。康熙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作起復地。白其事于杭州將軍松魁。魁咨巡撫朱昌祚。昌祚牒督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全哲嘗作序。亦伏法。並及其四子。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並誅

其五子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于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于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昌祚尙衡乃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泄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權貨主事李希白。閱閱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買他出。役坐于其鄰朱家。少待之。及書買返。朱爲判其價。時希白已入京。以購逆書罪立斬。書買及役斬于杭。鄰朱某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璜、仁和陸圻。當獄初起時。先首告。謂廷鑕墓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或曰死者二百二十一人。

### 後又有南山集案。

徐珂清稗類鈔。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因族人方猷主順治丁酉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三桂僞翰林承旨。吳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載名世見而善之。所著南山集中。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鏐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鏐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王源皆有序。板藏于方苞家。又與其弟子余生一書。論修史之例。謂本朝當以康熙壬寅爲定鼎之始。世祖雖入關十八年。時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爲正統云。時趙申喬爲都諫。奏其事。九卿會鞠。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鏐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孝標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嶠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剝孝標尸。尙書韓爌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瀕。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誦。疏奏後。凡議絞者改戍邊。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苞編管旗下。雲鏐正玉免

死徒其家。方氏族屬謫黑龍江。葵以下平日與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此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死徒者不必論。卽就方苞所記當時獄中狀況，已可謂之黯無天日矣。

方苞望溪集外文獄中雜記。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數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遺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治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者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凡死刑獄上者，先俟于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曰順我始絞卽氣絕。否則三絞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則縛時卽先折筋骨。每歲大決，旬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

縛至西市待命。其傷于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向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閱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常。

而雍、乾間文字之獄尤夥。若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勝數。

徐珂清稗類鈔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廷旨謂其有意譏刺。三題茅塞于心。廷旨謂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並其兄慎行嗣瑛。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科會試。或曰。查所出題。爲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世宗以爲大不敬。命搜行篋中。有日記二本。乃按條搜求。謂其捏造怨詈。語難枚舉。遂下嚴旨拏問。

又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以發抒種族思想。著爲書。誓不仕。郡守以隱逸薦之。乃削髮爲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時。以曾靜文字獄之牽涉。戮尸。著述均毀。先是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鍾琪以聞。詔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里統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提會靜質訊。靜供稱。因應試州城。得見留良評選時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又與留良之徒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語。于是將靜熙提解來京。並命浙江總督李衡。查留良鴻逵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研訊。世宗以留良之罪尙在靜之上。諭九卿科道會議具奏。旋將留良鴻逵及留良之子葆中。曾到尸梟示。子孫遣戍。婦女入官。在寬凌遲處死。而靜熙免罪釋放。

又湖南學政胡中藻著堅磨生詩。中多謗訕語。經人告發。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等奉上諭。我朝撫有天下。于今百有餘年。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于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誣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之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譎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以爲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連篇累牘。至于如此之甚者。甲寅。大學士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諭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卽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其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另行審結外。其餘一概免其查究。

又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高宗閱其進呈之書。第一本序文凡例。將聖祖世宗廟諱及御名字樣開列。實爲大逆不法。命鎖押解京。交刑部審訊。錫侯及其子孫。並處重刑。燬其板。且禁售賣。緣坐者。亦分起解京治罪。

又東臺舉人徐述夔。著一柱樓詩。多詠明末時事。乾隆戊戌。東臺令上其事。廷旨謂語多悖逆。實爲罪大惡極。時述夔已卒。命剗棺戮尸。其子懷祖。以刊刻遺詩。及孫食田等。提解至京。命廷臣集訊。定以大逆不道正法。詩集悉銷燬。江蘇藩司陶易。揚州府知府謝啟昆等。亦悉置重典。

前代文人受禍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力者。無所發洩。



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當時之禁忌。其時所傳之詩文。亦惟頌諛獻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時序。及尋常應酬之作。稍一不慎。禍且不測。而清之文化。可知矣。

### 第九章 學校教育

清代學校教育。率沿明制。在清季未興學堂以前。其所謂學校。即科舉之初基。固無當于教育。然其學分大中小。官有教授教諭等。亦近世學校名義之所沿也。

清會典。凡學皆設學官。以課士。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諭。皆以訓導副之。凡生員。有廩膳生。有增廣生。有附生。各視其大學中

學小學以爲額。順治四年。定直省儒學。視人文多寬優細。分大中小學。取進童生。大學四十名。中學三十名。小學二十名。直省各學。廩膳生。增廣生。府學各四十名。州學各三十名。縣學各二十名。儒學各十名。直省取

進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十名。小縣四五名。奉恩詔。則廣額。巡幸亦如之。其永廣之額。則視其事以爲差。簡學政以董教事。及按試。嚴以關防。

歲試各別其文之等第。以賞罰而勸懲之。取其童生之優者以入學。凡試生員。令學官冊而送于院。試童生。令地方官冊而送于院。鄉試則錄科。各申以禁令。三年報滿。各列所剔之弊。題而下于部。以考覈。凡教學。必習其禮事。明其經訓。示其程式。教其士習。正其文體。凡生員食餼久者。各以其歲之額而貢于太學。曰歲貢。有恩詔。則加貢焉。曰恩貢。學官舉其生員之優者。三歲。學政會巡撫試而貢之。曰優貢。十有二歲。乃各拔其學之尤者而貢之。曰拔貢。

明惟府教授秩從九品。餘俱無官品。

明史儒學府教授一人。從九品。訓省四人。州學正一人。訓導三人。縣教諭一人。訓導二人。教諭掌教誨所屬生員。訓導佐之。

### 清高宗始加其品級。

清文獻通考先是直省教職未入流品。雍正十三年九月初<sup>時高宗即位</sup>奉諭。各省教職。乃師儒之官。所以訓迪約束。爲多士之表率也。若不賞給品秩。則與雜職無異。恐本人遂以冗散自居。不知殫心課士。以盡職任。著加給品級。以示鼓舞責成之意。尋吏部議准。京府教授。四氏學教授。各府衛儒學教授。爲正七品官。各州學正。各縣教諭。爲正八品官。各府州縣衛訓導。爲從八品官。

然師儒地位。本不以官品爲尊卑。清之定爲職官。似屬尊師。亦未得尊之之法也。其國學曰國子監。亦沿前代之制。有師儒之官。

清會典國子監管理監事大臣一人。祭酒滿洲一人。漢一人。司業滿洲一人。蒙古一人。漢一人。掌國學之政令。凡貢生監生學生及舉人之入監者。皆教焉。凡貢生之別有六。曰恩貢生。曰拔貢生。曰副貢生。曰歲貢生。曰優貢生。曰例貢生。監生之別四。曰恩監生。曰廕監生。曰優監生。曰例監生。學生之別二。曰八旗官學生。曰算學生。貢生監生教于堂。學生教于學。凡入貢入監。非以俊秀者。曰正途。凡教有月課。有季考。皆第其優劣。歲終則甄別。各視學之成否而咨焉。察其經明事治者以聞。而備用。六堂。率性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修道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誠心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正義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崇志堂助教漢一人。學錄漢一人。廣業堂助教漢一人。學錄漢一人。掌分教肄業之士。凡肄業。按其內外班之額。而分撥焉。各率以班長。兩學則董以學官。率以齋長。皆月課。以時講貫其義。算學管理大臣滿洲一人。助教漢一人。教習漢二人。掌教算法。

其監生多援例捐納者。世多卑視之。

清之學校最重流品。一切賤籍不得應試。

清通考定例。娼優隸卒之家。不准考試。其卓隸馬快小馬禁卒之子孫。有朦混捐納者。俱照例斥革。至門子長隨。湖南省有濫行報捐者。均予斥革。惟民壯一班。雍正年間。先後議准與兵丁一律拔補。非賤役可比。不便阻其進身之階。但各省俱有卓快民壯三班。隨時改撥者。應令地方官查明。除未經改撥之民壯子孫。准其報捐應試外。其由民壯改充卓快。及其先曾充當卓快者。仍不准報捐。應試以杜冒濫。

童生應試必有保結。

清會典童生考試。以同考五人互結。廩生認保出結。府州縣試。令童生親填年貌籍貫三代。認保姓名。並各結狀。黏送府州縣。試畢造冊申送學政。

其有違誤。保者連坐。

清會典童生考試。有冒籍頂替情。代匿與假捏姓名。身遭刑犯及出身不正。如門子長隨番役小馬卓隸馬快步快禁卒。作弓兵之子孫。倡優奴隸藥戶。丐戶。艇戶。吹手。凡不應應試者。混入。認保派保互結之五童。互相覺察。容隱者五人連坐。廩保黜革治罪。

而舉貢生員。並免差徭。視一切平民。顯有階級之別焉。

清通考乾隆元年。命免舉貢生員雜色差徭。是時各省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書之役者。奉諭。嗣後舉貢生員等。著概行免派雜差。俾得專心肄業。倘于本戶之外。別將族人借名濫充。仍將本生按律治罪。

學校之外，有書院，亦沿宋明之制。

清會典京師設立金臺書院，每年勸撥直隸正項銀兩，以爲師生膏火。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直省省城設立書院，直隸曰蓮池，山東曰灤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鼇峯，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曰城南，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四川曰錦江，廣東曰端溪，曰粵秀，廣西曰秀峯，曰宣城，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皆奉旨賜帑，贍給師生膏火。奉天曰瀋陽，酌撥每學學田租銀爲膏火。令有志嚮上無力就師各生，入院肄業。書院師長，由督撫學臣，不分本省鄰省，已仕未仕，擇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而其性質蓋有區別。清初各地方之書院，猶尙講學，如二曲之于關中。

二曲集歷年紀略，康熙十二年，總督鄂善修復關中書院，肅幣聘先生講學。先生登座，公與撫軍藩臬以下，抱關擊柝以上，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衆，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先生立有學規會約，約束禮儀，整肅身心。三月之內，一再舉行，鼓蕩摩厲，士習丕變。

習齋之于漳南。

戴望顏氏學記，肥南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從遊者數十人，遠近翕然。

張蔡之于鼇峯。

李元度先正事略，儀封張清恪公伯行，嘗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士講明正學。所至必修建書院學舍，閩士肖公象，祀于鼇峯。

方苞蔡公世遠墓誌銘。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璧。主鼇峯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丁父艱歸。大府復以鼇峯屬公。公尙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于誠信。由是閩士慨然盛興于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

### 沈史之于姚江。

姚江書院志。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沈求如先生國模。字叔則。餘姚人。崇正末。與念臺劉子會講證人社。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史拙修先生孝咸。衣冠言動。一準儒者。醇潔之士多歸之。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書院。和平光霽。以名教爲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

### 皆明代講學之書院之法也。雍正中。直省皆建書院。

清通考。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設立書院。各賜帑金千兩。爲營建之費。諭內閣。各省學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但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尙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爲。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騫浮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與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節之所。爲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爲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則書院之設。于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以屏去浮蕪。杜絕流弊爲宗旨。故主之者。不復講學。第以考試帖括。頒布膏火而已。袁枚書院議。謂上之

人挾區區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謂能教士。實中當時之弊。

袁枚書院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賒而謀食。般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嘻。過矣。

然如鄂爾泰教滇士以讀書。亦未始無勸學之用。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敕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爲三舍。課其優絀。以高下其廩餼。然使者竊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數數觀也。使者先已置二十一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尙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注之簡冊。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厚其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讀書之法。經爲主。史副之。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辨晰毫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間。此十三經者。闕其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卽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其或顯當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歷律五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並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有

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法兵營等志。可以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讀史之大要也。讀左傳。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雅。而以前後兩漢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覽。如借有院爲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

### 其後如阮元之創詁經精舍及學海堂。

劉毓崧阮文達公傳。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爲矩矱。

李元度先正事。略阮元爲浙江巡撫時。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扁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調兩廣總督。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

### 黃體芳之建南菁書院。

繆荃孫黃先生以周墓志銘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宗湘文觀察。建辨志精舍于寧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

以及俞樾劉熙載朱一新等之掌教各書院。

繆荃孫俞先生樾行狀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詒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爲屢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調迪。蔚爲通材者。不可勝數。

蕭穆劉融齋中允別傳。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

金武祥朱君一新別傳。粵督張香濤尙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才生咸請業。

皆以博習經史詞章爲主。與專試時文之書院固不同。亦與講求理學之書院異趣焉。書院之外。有社學義學等。則爲教育幼童及孤貧者而設。

清通考康熙九年。令各直省置社學社師。凡府州縣每鄉置社學一。選擇文藝通曉行誼謹厚者。考充社師。免其徭役。給館廩優賜。學政按臨日。造姓名冊。申報考察。

又五十四年。諭直隸巡撫趙宏燮。畿輔之地。乃王化所先。宜于窮鄉僻鄉皆立義學。延師教讀。以勉厲孝弟。可望成人矣。

清會典京師暨各省府州縣。俱設義學。京師由順天府尹慎選文行兼優之士。延爲館師。諸生中貧乏無力者。酌給薪水。各生由府州



縣董理酌給膏火。每年仍將師生姓名冊報學政。直省府州縣大鄉巨堡各置社學。擇學優行端之生員爲師。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給廩餼。仍報學政查覈。

其教課不過童蒙識字之書。間授以珠算。取足謀生而已。通常士商之子弟。則多學于家塾。或就師塾聚讀。敏異者則授以經書及史鑑之類。愚鈍者則學尺牘。習珠算。至年十四五。爲商賈之徒弟焉。塾師之教。最重記誦。

張爾岐蒿庵閒話。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並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並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卽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編者按昔美國佛蘭克林練習作文亦用此法。見其自傳。Franklin "Autobiography"

然亦有注重啟發者。觀王筠教童子法。雖專爲學生作文應試計。而其用心。未嘗不與今之教育家言相近焉。

王筠教童子法。蒙養之時。識字爲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卽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卽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文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爲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爲一句講之。若尙未解。或並未會講。只可逐字講之。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

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卽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儀禮公穀摘鈔讀之。才高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卽全作論以寫書爲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爲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以圈爲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後使讀隆萬文。不難成就也。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廢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凡每日屬對。必相其本日所讀。有可對者。而后出之。可以驗其敏鈍。卽或忘之。亦教責之。而無詞也。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卽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註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卽有三百六十事。間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卽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先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后剖臍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長進矣。教弟子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爲棟梁。卽其小枝亦可爲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爲几也。卽曲折其木以爲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機不遂。而天闕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乎。其果無罪耶。沂州張先生爲之父執李刑原。映名先生師也。嘗言從學時。每日早飯後輒曰。各自理會去。弟子皆出。各就隴畔畦間。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經何文。有何疑義。張先生卽解說之。吾安邱劉川南先生。名其旋十餘歲時。師爲之講書數行。輒請曰。如此則與某章反背。師令退思之。而復講。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後。師遂不窮于答問。是謂教學相長。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爲弟子講授。必時時詰問之。令其善疑。誘以審問。則其作文時。必能標新領異矣。

## 第十章 考證學派

滿清中葉考據之學大興。當時號爲漢學。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卽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羣書耳。

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康熙至嘉慶間。學者略備。而道咸以來之學者。其學派亦多演自乾嘉。迄今猶有盛稱漢學者。其淵源不可不考也。劉師培著近儒學術統系論。先舉清國初之理學。後述雍乾以降之經學。于各地方之風氣。條分縷析。頗簡而要。茲分錄之。以見清代學術變遷之概。蓋清初諸大儒。學行兼崇。固不分所謂漢宋。

劉師培近儒學術統系論。明清之交。以浙學爲最盛。黃宗羲授學蕺山。而象數之學兼宗漳浦。文獻之學遠溯金華先哲之傳。復兼言禮制。以矯空疏。傳其學者數十人。以四明二萬爲最著。而象數之學則傳于查慎行。又沈昫張履祥亦授學蕺山。沈昫與應搢謙相切磋。黜王崇朱。刻苦自厲。而履祥之傳較遠。其別派則爲向瑒。呂留良從宗羲履祥遊。所學略與履祥近。排斥餘姚。若放淫辭。傳其學者。浙有嚴鴻逵。湘人有曾靜。再傳而至張熙。及文獄誕興。而其學遂泯。別有沈國楨。錢德洪。史孝咸。承海門石梁之緒。以覺悟爲宗。略近禪學。宗羲雖力摧其語。然沈氏弟子有韓孔當。邵曾可。勞史。邵氏世傳其學。至于廷采。其學不衰。時東林之學有高愈。高世泰。顧培。上承涇陽梁谿之傳。講學錫山。寶應朱澤溟。從東林子弟游。兼承鄉賢劉靜之之學。亦確宗紫陽。王茂竑繼之。其學益趨于

徵實。又吳人朱用純、張夏、彭璠、歙人施璜、吳慎，亦篤守高麗之學。順康以降，其學亦衰。孫奇逢講學百泉，持朱陸之平，弟子尤衆。以耿介張沐爲最著。湯斌之學，亦出于奇逢。然所志則與奇逢異。李顒講學關中，指心立教。然關中之士，若王山史、李天生，皆敦崇實學。及顧炎武流寓華陰，以躬行禮教之說，倡導其民，故受學于顒者，若王爾緝之流，均改宗紫陽。顒曾施教江南，然南人鮮宗其學。故其學亦失傳。博野顏元，以實學爲倡，精研禮樂兵農。蠡縣李塨，初受學毛大可，繼從元說，故所學較元尤博。大興王源，初喜談兵，與魏禧、劉繼莊友善，好爲縱橫之談。繼亦受學于元，故持論尤高。及元游豫省，而顏學被于南，洪寓秦中，而顏學播于西。及江浙之士，亦間宗其學。然一傳以後，其學驟衰。惟江寧程廷祚、私淑顏李，近人德清戴望，亦表彰顏李之書，舍是，傳其學者鮮矣。太倉陸世儀，幼聞幾社諸賢之論，頗留心經世之術，繼受學馬負圖，兼好程朱理學。陳言夏亦言經世，與世儀同。世儀講學蘇松間，當時鮮知其學。厥後吳江陸燿，宜興儲大文，武進李兆洛，蓋皆聞世儀之風而興起者。故精熟民生利病，而辭無迂遠。贛省之間，南宋以降，學風漸衰。然道原之博聞，陸王之學術，歐曾王氏之古文，猶有存者。故易堂九子均好古文。三魏從王源、劉繼莊游，兼喜論兵，而文辭亦縱橫。惟謝秋水學宗紫陽，與陸王異派。及雍乾之間，李黻起于臨川，確宗陸學，兼修博聞，喜爲古文詞。蓋合贛學三派爲一途。粵西謝濟世，黨于李黻，亦崇陸黜朱。然咸植躬嚴正，不屈于威武。瑞金羅臺山，早言經世，亦工說經。及伊鬱莫伸，乃移治陸王之學，兼信釋典，合淨土禪宗爲一。吳人彭尺木、薛湘文、汪大紳，從臺山游，卽所學亦相近。惟羅學近心齋卓吾，彭在以下，多宅心清淨。由是吳中學派，多合儒佛爲一談。至嘉道之際，猶有江沅，實則贛學之支派也。閩中之學，自漳浦以象數施教，李光地襲其唾餘，兼通律呂音韻。又說經近宋明，析理宗朱子，卒以致身貴顯。光地之弟光坡，作禮記述注。其子鍾倫，亦作周禮訓纂。蓋承四

明萬氏之學。楊名時受學光地。略師其旨以說經。而律呂音韻之奧。惟傳于王蘭生。又閩人蔡世遠。喜言朱學。亦自謂出于光地。雷鉉受業于世遠。兼從方苞問禮。然所學稍實。不欲曲學媚世。以直聲著聞。自此以外。則湘有王夫之。論學確宗橫渠。兼信紫陽。與餘姚爲敵。亦雜治經史百家。蜀有唐甄。論學確宗陸王。尤喜陽明。論政以便民爲本。嫉政教禮制之失平均。然躬自植晦。不以所學授于鄉。故當時鮮宗其學。別有劉原淥。姜國霖。講學山左。李閻章。范鎬鼎。講學河汾。均以宗朱標其幟。弟子雖衆。然不再傳其學。亦晦。此皆明末國初諸儒理學宗傳也。

其後雖亦有祖述而私淑之者。然由理學而趨于考據。乾嘉之際。漢學之幟。遂風靡一時。講求修身行己。治國成人者之風。遠不如研究音韻文字。校勘金石目錄之學者之盛。雖經學家有古文今文西漢東漢之區別。然亦承乾嘉之風而演進。仍以漢學相高一涉。宋明心性之談。則相率而嗤之矣。

劉師培近儒學術統系論。理學而外。則詩文之學。在順康雍乾之間。亦各成派別。然雕蟲小技。其宗派不足言。其有派別可言者。則宋學之外。厥惟漢學。漢學以治經爲主。考經學之興。始于顧炎武。張爾岐。顧張二公。均以壯志未伸。假說經以自遣。毛大可解易說禮。多述仲兄錫齡之言。閻若璩少從詞人游。繼治地學。與顧祖禹。黃儀。胡渭相切磋。胡渭治易。多本黃宗羲。張昭與炎武友善。吳玉搢與昭同里。故均通小學。吳江陳啟源與朱鶴齡偕隱。並治毛詩三傳。厥後大可毛詩之學。傳于范家相。鶴齡三傳之學。傳于張尙瑗。若璩尙書之學。傳于馮景。又吳江王錫闡。潘樞章。雜治史乘。尤工歷數。樞章弟耒。受數學于錫闡。兼從炎武受經。秀水朱彝尊。亦從炎武問故。然所得均淺狹。別有宣城梅文鼎。殫精數學。鄂人劉湘奎。閩人陳萬策。均受業其門。文鼎之孫穀成。世其家學。秦州陳

厚耀亦得梅氏之傳。而歷數之學漸顯。武進臧琳閉門窮經。研覃奧義。根究故訓。是爲漢學之始。東吳惠周惕作詩說易傳。其子士奇繼之。作易說春秋傳。棟承祖父之業。始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爲主。王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厥後掇拾之學。傳于余蕭客。尙書之學。則江聲得其傳。故余江之書。言必稱師。江藩受業于蕭客。作周易述補。以續惠棟之書。藩居揚州。由是鍾懷。李宗泗。徐復之流。均聞風興起。先是徽歙之地。有汪紘。江永。上承施璜。吳慎之緒。精研理學。兼尙躬行。然卽物窮理。師考亭格物之說。又精于三禮。永學尤博。于聲律音韻歷數之學。均深思獨造。長于比勘。金榜從永受學。獲窺禮堂論贊之緒。學特長于禮。戴震之學亦出于永。然發揮光大。曲證旁通。以小學爲基。以典章爲輔。而歷數音韻水地之學。咸實事求是。以求其原。于宋學之誤民者。亦排擊防閑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門。或私淑其學。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實學自鳴。由是治數學者。前有汪萊。後有洪梧。治韻學者。前有洪榜。後有汪有誥。治三禮者。則有凌廷堪及三胡。程瑤田亦深三禮。兼通數學。辨物正名。不愧博物之君子。此皆守戴氏之傳者也。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學益遠被。聲音訓故之學。傳于金壇段玉裁。而高郵王念孫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學。傳于興化任大椿。而李惇。劉臺拱。汪中。均與念孫同里。臺拱治宋學。上探朱王之傳。中兼治詞章。雜治史籍。及從念孫游。始專意說經。顧九苞與大椿同里。備聞其學。以授其子鳳毛。焦循少從鳳毛游。時凌廷堪亦居揚州。與循友善。繼治數學。與汪萊切磋尤深。阮元之學。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繼從戴門弟子游。故所學均宗戴氏。以知新爲主。不惑于陳言。然兼治校勘金石。黃承吉亦友焦循。移焦氏說易之詞。以治小學。故以聲爲綱之說。寢以大昌。時山左經生有孔繼涵。孔巽軒。均問學戴震。巽軒于學尤精。兼工儷詞。嗣棲霞郝懿行。出阮元門。曲阜桂馥亦從元游。故均治小學。懿行治爾雅。承阮氏之例。明于聲轉。故遠邁邢疏。又大興二朱。河間紀昀。均篤信戴震之說。後膺高位。汲引

漢學之士。故戴學愈興。別有大興翁方綱。與阮元友善。篤嗜金石。河南之儒。以武億爲最喜。億從朱門諸客游。兼識方綱。故說經之餘。亦兼肄金石。而金石之學遂昌。時江浙之間。學者亦爭治考證。先是錫山顧棟高。從李紱方苞間。故與任啓運陳亦韓友善。其學均雜糅漢宋。言清雅俗。而吳人何焯。以博覽著名。所學與浙西學士近。吳江沈彤。承其學。漸以說經。嘉定錢大昕于惠戴之學。左右采獲。不名一師。所學界精博之間。王鳴盛與錢同里。所學略與錢近。惟博而不精。大昕兼治史乘。旁及小學天算地輿。其弟大昭。傳其史學。族子塘。一精天算。一專地輿。塘兼治典章訓故。塘之弟有錢侗。錢繹。兼得大昕小學之傳。而錢氏之學。萃于一門。繼其後者。則有元和李銳。受數學于大昕。武進臧庸。傳其遠祖臧琳之學。元和顧千里。略得錢段之傳。均以工于校勘。爲阮元所羅致。嗣有長洲陳奐。所學兼出于段王。朱駿聲與奐並時。亦執贄段氏之門。故均通訓故。若夫鈕樹王袁廷禧之流。亦確宗錢段。惟所學未精。常州之學。復別成宗派。自孫星衍。洪亮吉。初喜詞華。繼治掇拾校勘之學。其說經篤信漢說。近于惠棟。王鳴盛。洪氏之子飴孫。傳其史學。武進張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禮制。惟說易則同惠棟。確信讖緯。兼工文詞。莊存與與張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義。兄子綬。甲傳之。復昌言鐘鼎古文。綬甲之甥。有武進劉逢祿。長洲宋翔鳳。均治公羊。黜兩漢古文之說。翔鳳後從惠言游。得其文學。而常州學派以成。皖北之學。莫盛于桐城。方苞幼治歸氏古文。託宋學以自飾。繼聞四明萬氏之論。亦兼言三禮。惟姚範。校覈羣籍。不惑于空談。及姚鼐興。亦挾其古文宋學。與漢學之儒競名。繼慕戴震之學。欲執贄于其門。爲震所却。乃飾漢學以自固。然篤信宋學之心不衰。江寧梅曾亮。管同。均傳其古文。惟里人方東樹。作阮元幕賓。略窺漢學門徑。乃挾其相傳之宋學。以與漢學爲仇。作漢學商兌。故桐城之學。自爲風氣。疏于考古。工于呼應。頌挫之文。篤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惟馬宗璉。馬瑞辰。間

宗漢學。浙中之士。初承朱彝尊之風。以詩詞博聞相尚。于宋代以前之書籍。束而勿觀。杭世駿與始稍治史學。趙一清、齊召南與始兼治地理。惟餘姚四明之間。則士宗黃萬之學。于典章文獻。探討尤勤。鄞縣全祖望。熟于鄉邦佚史。繼游李鹹之門。又從詞科諸公游。故所聞尤博。餘姚邵晉涵。初治宋明史乘。所學與祖望近。繼游朱珪、錢大昕門。故兼治小學。會稽章學誠。亦熟于文獻。既乃雜治史例。上追劉子玄、鄭樵之傳。區別古籍。因流溯源。以窮其派別。雖游朱珪之門。然所學則與戴震立異。及阮元秉鉞越省。越人趨其風尚。乃轉治金石校勘。樹漢學以爲幟。臨海金鶚。尤善言禮。湖州之士。亦雜治說文古均。此漢學輸入浙江之始。厥後仁和龔麗正。壻于段玉裁之門。其子自珍。少聞段氏六書之學。繼從劉申受游。亦喜言公羊。而校讎古籍。又出于章學誠。矜言鐘鼎古文。又略與常州學派近。特所得均淺狹。惟以奇文聳衆聽。仁和曹錕、譚獻。均篤信龔學。惟德清戴望。受毛詩于陳奐。受公羊于宋翔鳳。又篤嗜顏李之學。而搜輯明季佚事。又與全邵相同。雖以公羊說論語。然所學不流于披猖。近人俞樾、孫詒讓。則又確守王阮之學。于訓故尤精。定海黃氏父子。學糅漢宋。尤工說禮。所言亦近阮氏。然迥與龔氏之學異矣。江北淮南之士。則繼焦黃而起者。有江都凌曙。曙間故張惠言。又游洪榜之門。故精于言禮。兼治公羊。惟以說禮爲本。時阮元亦鄉居。故漢學益昌。先大父受經凌氏。故治左氏。寶應劉寶楠。兼承族父端臨之學。專治論語。別有薛傳。均治說文。梅植之。治穀梁。時句容陳立。丹徒汪芷柳。與宗旌、德姚佩中。涇縣包世榮。包慎言。均寓揚州。山陽丁晏。海州許桂林。亦往來邗水之間。立受學凌氏。專治公羊。芷治毛詩。與宗通穀梁。佩中治漢易。世榮治禮。兼以禮釋詩。慎言初治詩禮。繼改治公羊。桂林亦治穀梁。尤長歷數。晏徧說羣經。略近惠棟。然均互相觀摩。互相討論。故與株守之學不同。甘泉羅士琳。受歷數之學于桂林。尤精數學。時魏源包世臣亦縱游江淮間。士承其風。間言經世。然仍以治經爲本。



燕京爲學士所薈萃。先是大興徐松治西北地理。壽陽祁韻士兼考外藩史乘。及道光中葉。寢成風會。而韻士之子雋藻兼治說文。驟膺高位。由是平定張穆、光澤何秋濤均治地學。以小學爲輔。尤熟外藩佚事。魏源襲自珍亦然。故考域外地理者必溯源張何。至王筠、許瀚、苗夔則專攻六書。咸互相師友。然斯時宋學亦漸興。先是贛省陳用光傳姚鼐古文之學派。衍于閩中粵西。故粵西朱琦龍翰臣均以古文名。而仁和邵懿辰、山陽潘德輿均治古文理學。略與桐城學派相近。粵東自阮氏提倡後。曾釗、侯康、林伯桐均治漢學。守阮氏之傳。至陳澧遂雜治宋學。朱次琦崛起。漢宋兼采。學斬有用。曾國藩出。合古文理學爲一。兼治漢學。由是學風驟易。黔中有鄭珍、莫友芝。倡六書之學。兼治校勘。至于黎庶昌。遂兼治桐城古文。閩中陳壽祺、確宗阮氏之學。其子喬樅雜治今文詩。至于陳捷南則亦兼言宋學。湘中有鄧顯鶴喜言文獻。至于王先謙之流。雖治訓故。然亦喜言古文。是皆隨曾氏學派爲轉移者也。惟湘中前有魏源。後有王闈運。均言公羊。故今文學派亦昌。傳于西蜀東粵。

漢學家之弊。方東樹漢學商兌言之詳矣。要其所自稱許者。無過于徵實。

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江戴之學。與于徵斂。所學長于比勘。博徵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爲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不信者矣。卽嘉定三錢于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羣書。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徵。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于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水釋。卽凌陳三胡。或條列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于輕信而篤于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于極端矣。

近人尤盛稱其治學之法。謂合于西洋之科學方法。實則搜集證佐。定爲條例。明代學者已開其端。非清

人所得專美。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序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焦竑毛詩古音考序季立作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諸之類，臚列之，爲旁證。雖科條精密，後勝于前，然其能成爲科學者，自文字音韻外，初不多覩也。高郵王氏校訂羣書，最稱精善。然其法大抵先取宋人所輯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等書，比其異同，卽據爲己意，先立一說，而後引類書以證之。如

王念孫讀書雜誌逸周書第二關開修道。念孫案：關開修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關開修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關，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關。關，據此文，似先定爲關字，然後檢玉海得其

關字。據以爲說。而後引玉海爲證。下均仿此。

又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卽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又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

又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此類甚多不可勝舉特宋人之類書以講漢學謂是即超過宋人不知在宋時其書本不誤自亦不必有校勘之學矣漢學家所尙者考證然其考證亦時有疏漏觀魏源譏紀昀之言可見

魏源古微堂集書宋名臣言行錄後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

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于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勅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慚是說也

于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于清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

弄擊訖再訖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

宋本今本五百年未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

未觀原書遽以己意妄下論斷是豈得爲考證之法乎蓋漢學家所考證者局部之考證于唐以下之書率不屑讀尤鄙夷宋人好事詆斥此皆其所短也

世尊乾嘉諸儒者以其以漢儒之家法治經學也然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爲考史之學考史之學不獨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確或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爲有益于史學也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輯一代之學說如惠棟易漢學之類或明一師之家法如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之類于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若此耳其于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覆研究或

著通例。

如江永義禮釋例、凌廷堪禮經釋例之類。

或著專例。

如任大椿弁服釋例之類。

或為總圖。

如張惠言儀禮圖之類。

或為專圖。

如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車制圖考之類。

或專釋一事。

如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胡匡衷儀禮釋官之類。

或博考諸制。

如金鶚求古錄禮說、程瑤田通藝錄之類。

皆可謂研究古史之專書。即

今文學家標舉公羊義例。

如劉逢祿公羊禮說之類。

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

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書、治輿地、治金石皆為古史學。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語言文字制度名物。尙未

能舉歷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則尙有待於後來者耳。

## 第十一章 國際貿易與鴉片之禍

清初沿明例。許澳門葡人至廣東市易。

王之春柔遠記。順治四年八月。佛郎機時尙治來廣東互市。

廣督佟養甲疏言。佛郎機兩人寓居濠鏡澳門。與粵商互市。于明季已

有歷年。後每歲通市不絕。惟禁入省會。遂飭禁止。請嗣後仍准番舶通市。自後每歲通市不絕。惟禁入省會。

及平臺灣。開海禁。設權關。而西洋諸國商舶來者益衆。

王之春柔遠記。康熙二十二年夏六月。開海禁。

時沿海居民雖復業。尙禁商舶出洋互市。施琅等屢以為言。又荷蘭以曾助剿鄭氏。

首請通市。許之。而大西洋諸國因荷蘭得請。于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國。勤貿易而操海舶為生涯者。皆爭趨。疆臣因請開海禁。設粵

海、閩、浙、海、江、海、權、關、四、于、廣、州、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臺、山、署、吏、以、泄、之。

康雍間。英人屢來互市。

王之春柔遠記。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權關。英吉利來互市。浙海關在寧波。商船出入海港。往返百四十里。中多礁石。每回帆。逕去英吉利貨船時。往來澳門。廈門。復北泊舟山。寧波海關監督。屢請移關定海縣。部議未許。至是監督張聖詔。以定海港澳闊深。水勢平緩。堪容番舶。亦通各省貿易。請捐建衙署。移關以便商船。詔可。乃于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以安置夾板船水梢人等。此英吉利商船來定海之始。然時雖通市。亦不能每歲來華也。

又。雍正七年。英吉利復來通市。英吉利自康熙間通市後。亦不常來。至是始互市不絕。

然未嘗立約通商。其立約通商者。惟俄羅斯。中俄之立條約。始于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之約。

何秋濤俄羅斯互市始末。俄羅斯國于順治十二年。始遣使入貢。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賴等。至聖祖召見之。賜察罕汗書。諭邊界事。時其國所屬羅利滋。擾黑龍江境。出沒于尼布楚雅克薩諸地。屢經大兵剿撫。而盤踞如故。康熙二十一年。大臣馬喇奏言。雅克薩城恃田禾爲食。尼布楚城與車臣汗部所屬巴爾呼接壤。時以牲畜易貂皮。宜刈田禾。絕互市。以困之。乃詔車臣汗諾爾部。飭所屬與絕市。迨二十七年。命以屢諭情由。作書付荷蘭及西洋國轉達俄羅斯察罕處。察罕汗尋上疏。乞撤雅克薩城之圍。于二十八年。經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議定疆界。立約曰。和好既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三十二年。定例。俄羅斯國準其隔三年來京貿易一次。不得過二百人。在路自備馬駝盤費。一應貨物。不令納稅。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時。安泊俄羅斯館。不支廩給。限八十日起程還國。此在京互市著令之始也。

約章大全。俄羅斯部黑龍江俄約六款。係康熙二十八年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與俄國使臣費岳多額里克謝在尼布楚議定。是

爲我國入本朝以來因界務而與他國立約之始。其時國勢正盛。所定界綫。尙以大興安嶺爲限。厥後漸移而南。以黑龍江爲限矣。至雍正五年。有恰克圖之約。

約章大。全恰克圖界約凡十一款。立于雍正五年。

何秋濤俄羅斯互市始末。恰克圖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顯。先是俄羅斯人祇准隔三年來京一次。而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與俄羅斯接壤。其邊界之民互相貿易。向惟土謝圖汗自爲經理。初未設官彈壓。亦未著于功令也。康熙五十九年。理藩院議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地方。俄羅斯與喀爾喀互相貿易。民人叢集。難以稽察。嗣後內地民人有往喀爾喀圖庫倫貿易者。令該管官出具印文。將貨物人數開明報院。給與執照。出何邊口。令守口官弁驗明院照放行。如帶軍器禁物。立即查拏送院。交該部從重治罪。由院委監視官一人。前往會合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彈壓稽查。二年一次更代。是爲庫倫准互市之始。雍正五年八月。遣郡王策凌內大臣伯四格。侍郎圖理琛等。與俄羅斯使臣薩瓦。議定楚庫河等處邊界。安設卡倫。以恰克圖爲常互市所。人數不得過二百。設監視官一員。由理藩院司官內揀選。二年一代。是爲恰克圖准互市駐部員之始。詔非市期。毋許俄羅斯踰楚庫河界。

### 中數因事停止貿易。

何秋濤俄羅斯互市始末。乾隆二十九年。停止恰克圖互市。三十三年。准市易如初。四十四年。停止恰克圖互市。五十六年冬。奉旨。著理藩院檄行俄羅斯。准其所請。開關市易。

乾隆五十五年。復立恰克圖市約五條。觀其約文。可以見清室是時之國威焉。

約章大全恰克圖市約凡五款。立于乾隆五十七年。 (一) 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因你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開市。 (二) 中國與你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相定價。你國商人。應由你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起爭端。 (三) 今你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羣相稱好。你從前守邊官。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失和。嗣後你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相接。 (四) 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你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呼勤哨之事。今你國宜嚴加禁束。杜其盜竊。 (五) 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你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你處屬下人。由你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

### 清初與俄國交涉。恆用西洋教士。以其通兩國之文字也。

黃伯祿正教奉。康熙二十五年。上遣閔明我執兵部文。泛海。由歐羅巴洲往俄羅斯京。會商交涉事宜。二十八年。徐日昇張誠奉命。隨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塞外。與俄國會議兩國邊疆。二十八年。徐日昇張誠奉命。隨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尼布楚會晤俄國使臣。勘議兩國疆界。議定約章七條。書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字。兩國使臣相會。日昇將約章當場宣讀。畢。兩國使臣俱畫押蓋印。各執一分。三十三年。閔明我回華復命。奏陳遵旨會商各情。

### 其後雖因俄事。命翰林等習外國文字。然亦未聞精于俄文者。

王之春柔遠記。康熙四十四年。大學士等以俄羅斯貿易來便。齎至原文。繙譯呈。上閱之曰。此乃拉提諾拉丁託多烏祖克蒙古俄

羅斯三種文也。此後翰林院宜學習外國文字。

而俄國與中國通商。乃特遣子弟來學滿漢語言文字。

魏源俄羅斯盟聘記。俄羅斯國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薩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特遣人至中國。學刺麻

經典。以綏東方之衆。並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柔遠記。雍正五年。定俄人來學刺

一年更代爲例。派滿洲助教一人、漢助教一人、教習之。

且以其書籍與中國交換佛經。

魏源俄羅斯盟聘記。道光二十五年。汗上表言。丹珠爾經。佛教所重。而本國無之。奏求頒賜。上命發雍和宮藏奉八百餘冊賜之。越數

月。其汗因肄業換班學生進京。乃盡繕其國所有書籍來獻。凡三百五十七號。有書有門。通體皆俄羅斯字。當事奏請存于理藩院。

以俟繙譯焉。

蓋其時清之國勢強于俄。故文字隨之。而有輕重也。又其時海上航行未若後來之利便。俄之所需茶葉大黃。皆藉陸地輸出。閉關停市。亦足以控制之。

趙翼簞曝雜記。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爲命。其所食糞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

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爲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大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

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于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爲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



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

道咸以降。輪舶大通。其形勢始變焉。

雍正中。西南洋諸國多來互市。

王之春柔遠記。雍正七年。西南洋諸國來互市。先是康熙中。雖設海關與大西洋互市。尚嚴南洋諸國商販之禁。自安南外。並禁止內

地人民往販。比因粵閩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請。是年遂大開洋禁。凡南洋之廣南港口。東埔寨。及西南之赫仔。六坤。大呢。吉蘭丹。丁

噶奴單咀。彭亨諸國。咸來互市。

瑞典亦以此時始通中國。

王之春柔遠記。雍正十年。瑞丁來互市。瑞丁國卽瑞典。粵中呼爲藍旗國。

乾隆中。蘇祿欲以土地編入版圖。

王之春柔遠記。乾隆十九年。蘇祿入貢。禁商民充外洋正副使。時蘇祿國蘇老丹嘛喊味安柔律隣。遣使附閩人楊大成船入貢。福

建巡撫陳宏謀以聞。部議該國王遣使嚮獨萬渣喇等。齎捧表文方物來閩。應給夫馬勘合。委員伴送來京。所帶土產貨物。聽照例

貿易。免徵關稅。惟該國以楊大成列爲副使。楊大成卽武舉楊廷魁。緣事被斥。復藉出洋貿易。冒充該國副使。若不嚴加懲儆。恐內

地民人習以爲常。出洋滋事。應請照例發黑龍江充當苦差。並行文該督撫。知照該國王。嗣後凡內地存洋貿易之人。不得令承充

正副使。至該國王願以地土丁戶。編入天朝圖籍。伏思我朝統御中外。荒夷向化。該國土地人民。久在薄海臣服之內。該國王懇請

來年專使賈遠圖籍之處。應毋庸議。從之。

### 美利堅亦來市茶。

王之春柔遠記。乾隆四十九年。米利堅來購茶。米利堅。粵東俗稱花旗。北亞墨利加州大國也。華盛頓甫立新國。卽于是年遣船至中國購茶。是爲米利堅來粵互市之始。

清之國勢之隆。正如日之方中。故于英使馬加尼之來。痛挫折之。英人亦無如之何。

王慶雲石渠餘紀。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廣東巡撫郭世勳奏稱。英吉利國夷人至粵。譯言國王以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遣使臣馬夏爾尼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航海至京修貢。約明年二三月可抵天津。次年五月十二日。貢船始過澳門。二十七日泊定海。六月十三日過登州廟島。船中夷官五十餘人。從人水手八百餘名。各疆吏次第以聞。時車駕駐熱河。命鹽政瑞徵護送以來。督臣梁肯堂宣旨。貢使但免冠竦立。瑞徵爲言連日學習跪叩。乃使欽天監副索德超賀清泰等至熱河帶領。以皆西洋人。便肄習也。八月。貢使至山莊。上諭。使臣禮節多未諳悉。朕心深爲不愜。前此沿途款接過優。以致妄自尊矜。將來應由內河水路。前抵江南。由長江度梅嶺。再由水路至廣東。供頓不可過豐。經過營汛墩臺。務須完整嚴肅。以昭威重。尋軍機大臣以訓戒夷使。頗知悔懼。聞時外藩咸集山莊慶賀。上連日御萬樹園大幄次。及澹泊敬誠殿。馬夏爾尼偕副使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等。卒隨緬甸諸陪臣舞蹈跪叩。宴贊成禮而退。于是許令由寧波乘船回國。及譯出表文。則有派人留京照料買賣學習教化之請。有寧波天津收泊交易之請。有照俄羅斯在京設立貨行之請。有給珠山相近小海島居住之請。有給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之請。有澳門居

住夷人出入自便之請。有廣東下澳門由內河且減稅之請。又使臣謾言請准夷人傳教。上震怒。既責夷使以所請皆不可行。又于答給國王敕書之外。別爲敕諭一道。前後二千六百餘言。反覆開諭。乃定以九月三日。令侍郎松筠押帶。由定海上船回國。馬其爾尼請改由內地至粵。松筠許之。

然後、來、割、地、租、地、傳、教、通、商、以、及、最、惠、條、例、利、益、均、霑、之、事、均、萌、芽、于、是、時、矣。  
嘉慶中、禁、英、人、傳、教。

王之春柔遠記。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禁英人傳教。先是乾隆間。英人司當東隨貢使至京。後貢使歸。司當東留住澳門。誘惑愚民甚衆。至是降旨。聞有英吉利夷人司當東。留住澳門。已二十年。通曉漢語。夷人來粵者。大率聽其教誘。日久恐至滋生事端。著蔣修銜等查明妥辦。

又却其貢使。

王之春柔遠記。嘉慶二十一年六月。英吉利貢使羅爾美都 Lord Amherst 副貢使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乘貢舟五。達天津。上命戶部尚書和世泰。工部尚書蘇楞額。往天津。率長蘆鹽政廣惠。料理貢使來京。一晝夜間。馳至圓明園。詰朝。上升殿受朝會。時正使已病。副使言衣車未至。無朝服。何以成禮。和世泰懼獲譴。遂飾奏賞兩使皆病。上怒。却其貢。不納。遣廣惠伴押使臣回粵。

而其測我內情益熟。至道光中。遂有鴉片之戰。  
鴉片產于印度。唐代譯籍已載吸烟之事。

俞正燮癸巳類稿鴉片煙事述。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嬰病。吸藥煙瘵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筭竿上。復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

### 明代南洋諸國多以之入貢。

俞正燮癸巳類稿。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衆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三百斤。鴉片一百斤。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爪哇。榜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卽鴉片。繙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

### 其價與黃金等。

俞正燮癸巳類稿。明徐伯齡蟬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而其以商品輸入。則自澳門之葡人始。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外國鴉片初入中國。由通商之葡人始。雍正七年。上諭發布之輸入數。一年大約不出二百箱。此輸入至乾隆三十八年。專在葡人手中。蓋十八世紀時。外國輸入鴉片。僅爲醫藥用品。已經許可。明萬曆十七年。對於鴉片沒藥乳香阿魏等商品之輸入。課取關稅。萬曆四十三年。及康熙二十七年。雍正十一年。制定稅則。鴉片亦照樣處置。乾隆十八年。廣東稅關之紀錄中。

鴉片一擔取三兩。自雍正七年起。外國鴉片輸入。不受中國政府之關涉。至乾隆三十八年止。每年約加增二十箱。

清乾隆中英之印度公司專賣鴉片輸入日增。始為禍于中國。

王之春柔遠記。鴉片煙。一曰波畢。Poppy 一曰阿芙蓉。一曰阿片。本罌粟殼所造。產印度之孟加拉及麻打拉薩。孟買諸處。有公班

白皮紅皮大小土之分。明中葉始入中國。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及龔雲林醫鑑康熙初。以藥材入口。每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釐。時尙

無吸食者。其入內地。附西洋諸商船。歲不過二百箱。自英吉利在孟加拉購片土立市埔。至乾隆二十年。因構費翦滅孟加拉。乘勝

蠶食吾印度諸部。其中東南三部。則全為所役屬。地產棉花。又產鴉片。英人倍徵其稅。遂專擅印度鴉片之利。其運載亦附英人船

旂。船名格拉巴。約載三百斤。每箱載兩滿。每滿各重六十七磅。其價自一千三百至千五百魯卑不等。二魯卑

銀以分售各處。乾隆季年。閩粵吸食漸多。粵督奏禁入口。然官吏奉行有名無實。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乾隆三十八年。英國東印度會社。獲取由孟加拉彼哇及俄利薩產出鴉片之專賣權。而英國商人最初輸入鴉

片。即在乾隆三十八年。由加爾格達 Calcutta 送于廣東。乾隆五十四年。由印度輸出。漸次增加至四千零五十四箱。由是中國國

內到處皆有鴉片。惟廣東為最。因外國鴉片皆由此地進入。供給他處。

其後英雖廢公司專賣之權。而其國家仍許商人運售鴉片。輸入之數。更盛于前。

王之春柔遠記。道光十三年。英商公司罷。十四年。英國王遣領事律勞卑 Lord Napier 來粵。十六年。繼遣義律 Captain Char-

les Elliot 來粵。設審判衙門。專理各洋商交涉訟事。其貿易仍聽散商自理。

又。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執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爲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不知伊于胡底。查鴉片煙製自英吉利。嚴禁本國人勿食。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羸弱。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誘安南。爲安南嚴禁始絕。今則蔓延中國。稿人形骸。盡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未有之大患。其禍烈于洪水猛獸。是實國際史上最大之污點也。

粵之通商。以洋行爲之介。輸出輸入。悉由洋行。所謂官商也。

李調元南越筆記。廣州城南設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實止八行。爲豐進、泰和、同文、而益、逢源、源泉、廣順、裕元云。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自十七世紀末年以前。在中國通商之外人。皆集中于廣東。當時有所謂官商者。其性質實指定一人爲經手人。外國人等購買茶絹。皆出于其手。又其時外貨銷入內地者。由彼購買少數。以限制之。

又。康熙五十九年。廣東商人等組織一種機關。名曰公行。其目的專爲劃定價格而設。即販賣于歐人之貨物。彼等定以正當之價格。不論賣者爲何人。總之對於貨物應得若干之純利益。乾隆三十六年。公行解散。四十七年。又設立公行。對於外國通商。爲唯一之經理者。又對於政府命令。保證其適當之服從。成爲政府與外商之傳遞機關。又可作爲介紹者。此後六十年間。公行所有特

權及組織。毫無改變。

而官吏因緣爲奸。所損于外商者至鉅。

王之春柔遠記嘉慶十五年。英商請減行用銀。不許。行用者。每價銀一兩。奏抽三分。以給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繼而軍需出其中。買項出其中。各商攤還洋行貨亦出其中。遂分內用外用名目。此外尙有官吏之需求。與聞遊之款接。亦皆出于入口出口長落之貨價。以故洋利漸薄。是年大班喇佛等訴于廣東巡撫韓對略曰。始時洋商行用少。與夷無大損益。今行用日夥。致壞遠人貨。遷如棉花一項。每石價銀八兩。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約四錢耳。茲棉花進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約銀二兩。卽二十倍矣。他貨物稱是。洋商其何以堪。伏懇酌量裁減。韓對與總督監督及屬僚核議。僉謂洋人無利可獲。或可杜其僭來。遂不許。

又倚國勢之盛。時時凌辱之。

道光二十年澳門新聞紙。三十三年以來。我等所受之凌辱欺負。真係難以比較。中國人不獨不准我等與中國官府相交。乃除洋商之外。亦不准我等與中國之人民有一些往來。卽各洋商。因係與我等貿易往來。所以亦被中國人之輕忽鄙賤。卽在中國人之示諭上。亦以紅毛夷人番鬼等名號。輕賤我等。

鴉片之利。既可償行用之損失。而內地之人。復與外商勾結。視爲利藪。

江上蹇叟中西紀事。道光元年。申煙禁。二年。廷寄交廣督阮元審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臺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窩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爲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于是

畫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

包世臣致姚亮甫中丞書。煙禁實行。則粵閩之富人失業。而洋商尤不便此。勢必慙恚英夷出頭恫喝。又聞粵中水師皆食土規。一旦有事。情必外向。內地既有謀主。沿海復多脅從。英夷亦難保其不生歹心。

官吏欲禁而有所不能。又其時內治之竄敵已多。爲外人所窺破。

道光二十一年。澳門新闢紙當林。此指林文忠公則徐親身看守消燬鴉片之時。亦有人將其鴉片成箱偷出。每箱賣銀七百至一千元不等。林

掌如此大權。尙有人膽敢違犯皇帝諭旨。若林一去以後。鴉片必定復興。中國人若可以倚靠。北京皇宮內亦不致有鴉片之污穢。

又中國之兵。說有七十萬之衆。若有事之時。未必有一千合用。餘皆係聚集下等之輩。其礮臺卻似花園之圍牆。周圍有窗。在海岸遠望。亦是破壞。礮架亦不能轉動。卻似蜂巢。其師船之樣。若得一隻我等當是英人自稱或咪喇擊之兵船。在一點鐘之久。即可趕散各師船。

中國敵外國人。不過以紙上言語。真可謂之紙王論國。

雖以林則徐之公誠。焚燬煙土。罷英互市。卒不能申其志。

王之春柔遠記。道光十九年春正月。欽差大臣林則徐至廣東。查禁鴉片煙土。通查臺船所存煙土。實數呈出。凡一萬二百八十三箱。即在虎

門外銷燬。每箱價茶葉五斤。十一月。罷英吉利互市。二十二年八月。英義律來天津安撫。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罷兩廣總督林則徐。

卒劫于英之武力。割香港。賠煙款。立五口通商之約焉。



王之春柔遠記。道光二十一年春正月，琦善以香港許英。二月，英人寇虎門。四月，犯廣州城。七月，陷廈門。八月，陷定海鎮海。據寧波府。二十二年二月，攻慈谿。四月，犯乍浦。五月，陷寶山上海。犯松江府。六月，陷鎮江。七月，犯江寧。耆英、伊里布、牛鑑與英人成和約。章大、全、英、江、寧條約十三款。 (一) 嗣後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王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安全。 (二) 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例。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三) 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 因欽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間。將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爲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圓。補償原價。 (五) 凡英國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且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作爲商欠之數。由中國官爲償還。 (六) 欽差大臣等向英國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大皇帝准爲償補。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英國在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 (七) 以上酌定銀數。共二千一百萬圓。此時交銀六百萬圓。癸卯年六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共銀六百萬圓。甲辰年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乙巳年六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自壬寅年起。至乙

已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儻按期未能交足。則酌定每年每百圓應加息五圓。(一)凡係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釋放。(二)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諭旨。謄錄天下。恩准免罪。凡係中國人爲英國事被擊監禁者。亦加恩釋放。(三)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一)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二)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國水陸軍士常即退出江寧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鼓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爲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關。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要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親筆批准後。即速行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守。

# 中華書局刊行 仿宋版巾箱本 學生古書讀本

中學學生暨一般青年應酌讀古書已為公衆所承認。願應讀何書。何書版本最適。校對最精。售價最廉。在此木版書缺乏出版界混雜之際。對此問題。實苦無從置答。本局有鑒於此。特刊行學生古書讀本。其特色有九。

- 選書最嚴。經部六種。史部五種。子部十種。集部八種。皆人人必讀之書。
- 版本最精。選宋元明清最善刊本。悉可根據無訛謬者。
- 校對最審。由宿儒校對至十餘遍。期無魯魚亥豕之訛。更無脫漏割裂之弊。
- 圈點正確。參攷各種版本。由吳志抱先生悉心圈點。極便誦習。
- 字體優美。本局聚珍仿宋版字體優美。不惟前無古人。抑亦並世無兩。所印四部備要。風行一時。遠及歐美。實國字印刷上的一大革命。
- 版式便利。本書用巾箱本。學生或有職業者。隨身攜帶。極為便利。即伏案誦讀。亦只須半尺地位。
- 紙墨精良。用江南製紙公司特等連史紙。潔白無光。字體明晰。不傷目力。
- 售價最廉。全書二百冊。預約僅售二十元。每冊僅一角。
- 容積不大。雅式書箱一只。高約一尺。寬約尺五。案上牀下。均易藏度。毫不累贅。

## 經部 [六種]

▲四書集注 ▲詩 ▲書 ▲易 ▲禮記 ▲春秋左傳  
(以上五種即相台五經)

## 史部 [五種]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通志二十略 ▲史通通釋

## 子部 [十一種]

▲老子 ▲墨子 ▲莊子 ▲列子 ▲管子 ▲荀子 ▲孫子 ▲尹文子 ▲韓非子 ▲淮南子 ▲子略

## 集部 [八種]

▲古文辭類纂 ▲續古文辭類纂 ▲古詩選 ▲今體詩鈔 ▲絕妙好詞箋 ▲詞選 ▲續詞選 ▲文心雕龍

### 預約辦法

冊數	巾箱本二百冊
紙料	江南廠特等連史
定價	三十六元
預約價	二十元
布套	二十函不另取資
書箱	每只四元 (不能郵寄)
截止期	己巳年四月底
出版期	己巳年七月底
郵費	國內各行省一元六角餘照郵章

樣本索閱即寄

文苑

原书空白

# 文錄

## 春秋穀梁傳注序

柯劭忞

自瑕邱江公絀於董子。而穀梁之學微。孝宣以後。劉子政爲穀梁大師。其學說尙有存者。子政通儒達識。兼采公羊。然用傳義者十之七八。用公羊義。十之二三而已。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知子政演說春秋。皆穀梁義也。東京之末。篤生鄭君。兼通三傳。尤篤好穀梁之學。其言曰。穀梁善於經。又曰。穀梁近孔子。可以知其宗尙。其起廢疾之說。發揮傳義。至精至密。舉一反三。斯爲善學。故舍子政。康成而從事於穀梁。猶面牆而立也。何邵公治公羊。智慮深長。爲經師之冠。其說三科九旨。不用古說。而別爲條例者。按公羊徐疏引宋君春秋注。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天王。五曰天子。六曰王。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則就三科分爲九旨。擴古說之九旨不用。蓋以三科爲公羊學。九旨則穀梁學。故取其三科而不取其九旨也。今以穀梁傳證之。日月時之例。傳義較公羊詳數倍。天王天子王之三稱。傳義備矣。公羊未之及也。譏貶絕之例。亦較公羊爲密。用是知宋君所謂九旨者。誠哉爲穀梁之義例矣。何氏崇治公羊。故舍之不取。奈何治穀梁者。熟視無睹。而自棄綱領之大者乎。師說久溷。傳義恆疑。其無條理。若統之以九旨。則如網在綱。有條不紊矣。今就子

政。康。成。之。遺。文。墜。義。而。推。闡。之。以。九。旨。爲。全。書。綱。領。復。取。本。傳。之。文。旁。參。互。證。以。通。其。未。備。庶。幾。穀。梁。一。家。之。學。得。其。門。而。入。乎。至。於。疏。通。疑。滯。其。事。有。三。一。曰。正。文。字。之。譌。如。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曰。稱。公。弟。仲。叔。賢。也。此。謂。經。文。稱。公。弟。叔。肸。叔。仲。彭。生。可。證。文。十。一。年。叔。彭。生。會。晉。卻。缺。當。依。左。氏。經。文。作。叔。仲。彭。生。今。本。奪。仲。字。傳。之。大。義。湮。矣。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傳。曰。責。以。賂。今。本。譌。爲。數。日。以。賂。數。日。者。責。字。傳。寫。之。譌。賴。有。敦。煌。石。室。穀。梁。傳。殘。葉。可。證。一。曰。正。說。解。之。譌。如。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言。其。咎。不。在。乎。人。與。宣。三。年。八。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之。傳。義。並。同。范。武。子。各。爲。之。說。俱。失。之。賴。高。郵。王。文。簡。公。深。明。訓。詁。大。義。始。晦。而。復。明。一。曰。通。傳。文。之。義。例。傳。文。有。二。事。相。比。之。例。如。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曰。尊。不。親。細。事。卑。不。尸。大。功。此。以。公。觀。魯。之。事。與。士。句。不。伐。齊。喪。之。事。尊。卑。比。例。以。見。義。之。高。峻。說。者。皆。失。之。有。釋。此。事。而。證。以。彼。事。之。例。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寶。傳。曰。惡。戰。則。殺。矣。此。謂。鞍。之。戰。取。汝。陽。田。視。取。衛。賂。之。惡。爲。差。減。范。武。子。謂。我。與。主。人。戰。罪。差。減。桔。鞠。不。辭。有。因。此。事。而。通。釋。彼。事。之。例。如。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曰。不。言。及。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此。舉。成。七。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之。言。及。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之。不。言。其。人。而。通。釋。之。不。言。其。人。者。不。言。使。其。人。也。若。衛。侯。使。孫。良。夫。則。言。其。人。矣。因。此。釋。彼。尤。傳。之。達。例。至。於。同。一。事。有。發。傳。不。發。傳。之。別。有。前。後。發。傳。之。別。又。有。處。處。發。傳。不。嫌。種。複。者。日。月。時。之。例。如。內。外。之。會。盟。內。大。夫。之。卒。外。諸。侯。之。卒。葬。參。差。錯。互。皆。精。

之所在。吾友鄭東父有言。穀梁之復傳。其文省而理密。嗚乎。可謂知言矣。竊謂世亂方亟。撥亂反正。莫尙於春秋。非兼通三傳。不足以治春秋之學。左氏傳有杜元凱。公羊傳有何邵公。皆可以津逮後學。獨范武子。穀梁集解。多襲杜氏何氏之說。其自爲說。或不免於淺膚。近人有爲之補注者。汎取唐宋以後諸家之說。亦無裨傳義也。劭恣樸味無能爲役。譬茅塞之途。粗知墾闢。成穀梁傳注十五卷。敬俟大雅君子。匡其不逮焉。丁卯冬十月朔。膠西柯劭恣。

### 黃晦聞詩集序

張爾田

余交晦聞十年矣。君工詩。每有所作。必就余觀之。余嘗擬其體。思與之角。而卒不能勝。然君頗獨許余知詩。戊辰春。寫成一厚冊。命爲兼葭樓集。過滬。抵余曰。生平之志與業。略具於是。子其爲我序之。余曰。君詩之必傳。固不待序。雖然。吾與君戴而游者。今何世耶。天網淪人紀。絕神州數千年。立國精神不毀之異族。竟摧拉燔坑于服古。誦數之徒。僂僂洄洄十七年。昊天憚怒于上。黔首僕僕于下。纖兒仄豎。比屋可誅。求一民勞板蕩之音。如古之人。遭苛虐。相呻吟者。而不可得。生斯時也。而有詩。莊生所謂逃空虛者。聞聲音而喜也。又安可以無言。金之亡也。驅縉紳如羣羊。木佛編鐘。括宮排市。而元遺山之詩。作明之亡也。白骨如麻。赤地千里。至奴僕呼家主以兄弟。擅索文書。結寨焚殺。

宏光時。州邑奴僕。結十二寨。索家主文書。稍拂其意。遂焚殺之。皆云皇帝已換。家主亦應作僕事。我

輩矣。主僕俱兄弟相稱。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無一人爲僮僕。而夥縣尤甚。延及休寧。良家子聞之。大懼。知斯賊陽鉞。遂紳飲。痛哭起義。金聲黃廣等亦舉兵。而奴僕子是不敢動。見計六奇。明季南略。而屈翁山顧亭



林諸君子之詩作嗚呼。今乃得君而三矣。君粵產。粵故多詩人。梁文忠以下。曾剛甫潘弱海羅揆東諸子。皆與余交。其所爲詩。余又皆取而徧嗜之矣。如啖荔支。如副新橙。最後讀君詩。味兼酸辣。乃如檸檬樹果。信乎君詩之工耶。君既以詩鳴海內。居京師十年。窮且餓。當項城稱帝時。名士趨之若坑谷焉。而君獨脩然南歸。又有說之出者。亦堅臥不一應。曩嘗評君內蘊耿介。外造雋澹。今去之數年。覆誦君詩。猶前日也。此集古今體詩。約三百餘篇。異日君造就或不只此。然卽此三百餘篇。固亦足以傳君而余獨悲亮節。慷慨如君。乃僅僅以詩傳耶。則又不能不使人罪夫世已。許村樵人張爾田序。

### 詠懷堂詩跋

柳詒徵

此書都十卷。並據阮氏自刊本校印。原刻詠懷堂詩集四卷。外集二卷。丙子詩一卷。戊寅詩一卷。舊藏丁氏八千卷樓。今在盍山圖書館。辛巳詩二卷。則余游書肆得之。茲爲合印。以備談藝嗜奇者之求。至弘光時。詩不知尙有刊本否也。大鍼當天啟。與左魏諸公構釁。名在璫案。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葉序稱其里居以來。蕭然無一事。惟日讀書作詩。以此爲生活。是集所載。蓋皆其窮居屏處。焮精壹力之詣也。大鍼曾大父鶚。從祖自華。皆有才學。而不軌于正。鶚從歐陽南野游。王學支裔也。而盜虛譽。以貪墨敗。詳明史。胡宗憲傳。自華偃蹇駘蕩。仕輒不得志。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至大鍼。遂爲有明一代奸臣之殿。得罪名教。隕首巖石。其亦家世賦遺然歟。自華自謂其詩超于鱗而上之。且詔大鍼卓出獨樹。自致千古。葉序

稱堅之先生。郡中推才子。古人無兩。亦心折公。門下問字者接踵。輒曰。盍往質吾家勳卿。是其詩。亦本自華教。融怪特之性。而歸於冲雅。濡染有自。宜其異常也。大鍼詩之途徑。既見於自序。其論陶詩。謂靖節蕭機玄尙。直欲舉大風柏梁短歌。公宴漢魏間雄武之氣。一掃而空之。以登於考槃北門之什。似離騷歌辨。亦在然疑出入中。易世而有輞川太祝京兆三子者。又能變化以廣其意。余從陶入三百。功力倍。取資博。而意象更覺日新。則後起羣賢不可不勉。其自期待者。重矣。然史傳第稱大鍼機敏猾賊。有才藻。削其詩。不登藝文志。錢謙益故嘗阿大鍼。僅錄其詩七首。初非其極詣。亦不加評隲。朱彝尊明詩綜不載大鍼姓字。附論於李忠毅詩前曰。僉壬反覆。真同鬼蜮。雖有詠懷堂詩。吾不屑錄之。以故清代藏書家。於其詩率。尠著錄。烏庫名節之視文藻。顧不重耶。抑余讀夏存古續幸存錄。論圓海事。一則曰。阿璫亦無實指。再則曰。阮之阿璫原爲枉案。且謂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道。夫以東林子弟。躬受大鍼荼毒者。而爲恕詞。若此。使大鍼丁甲申之變。終已不出。讀其詩者。挹其恬曠之致。於品節。或益加恕焉。未可知也。然則君子之於小人。固不可疾之已甚。而負才怙智。不甘枯寂。積苦摧挫。妄冀倒行逆施。以圖一逞。卒舉其絕人之才。隨身名而喪之者。良足悲已。戊辰五月。柳詒徵。

## 詩錄

王觀堂先生輓詞 并序

陳寅恪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割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鄺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恃三綱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堯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培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云。

漢家之阨。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一死從容。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會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

人思。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日暮。京華冠蓋萃英賢。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總持學部攬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圖籍藝風充館長。名詞瘴疔領編修。校讐鞫譯憑誰助。海寧大隱潛郎署。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剖別派流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沈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君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初意潢池嬉小盜。遽驚烽燧照神京。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亂領臣。遂傾寡婦孤兒族。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時未返家。自分琴書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回望觚棱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江東博古矜先覺。避地相從勤講學。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釋殷書開盛業。鈎探商史發幽光。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推。海日尙書互倡酬。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豈便遼東老幼安。還如舜水依江戶。高名終得徹宸聰。徵奉南齋禮數崇。屢檢祕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瑤宮。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煙波一釣徒。是歲中元周甲子。神皋喪亂終無已。堯城雖局小朝廷。漢室猶存舊文軌。忽聞擐甲請房陵。奔問皇輿泣未能。優待珠槃原有誓。宿陳芻狗遽無憑。神武門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國士。南齋侍從欲自沈。北門學士邀同死。魯連黃鶴續溪胡。獨爲神州惜

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韞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勳列。鯁生瓠落百無成。敢竝時賢較重輕。北宋黨家慙陸子。西京羣盜愴王生。許我忘年爲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風誼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蹟。一弔前朝萬壽山。

落花詩 八首

吳宓

序曰。古今人所爲落花詩。蓋皆感傷身世。其所懷抱之理想。愛好之事物。以時衰俗變。悉爲潮流捲蕩以去。不可復觀。乃散春殘花落。致其依戀之情。近讀王靜安先生臨殘書扇詩。由是興感。遂以成詠。亦自道其志而已。

茫茫人間晚歲詩。如何少壯有悲思。江流世變心難轉。衣染塵香素易緇。婉婉真情惜獨抱。綿綿至道繫微絲。早知生滅無常態。恐綠啼紅枉費辭。此首總起。言世變俗易。我所愛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甘爲時代之落伍者也。

色相莊嚴上界來。千年靈氣孕凡胎。含苞未向春前放。離瓣還從雨後開。根性豈無磐石固。蕊香不假浪峰媒。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濁塵遍九垓。此首言我之懷抱未容施展。然當強勉奮闘。不計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

無上蓬萊好寄身。雲霞歲歲望長春。桑成忽值山河改。葵向難禁日月淪。鐵騎橫馳園作徑。饑黎轉死柱爲薪。飄茵墮溷尋常事。痛惜靈光委逝塵。此言我生之時。中國由衰亂而瀕於危亡。

曾到瑤池待宴遊。千年聖果付靈修。故家非是無長物。仙國從來多勝流。苦鍊金丹經九轉。偶憑夙慧照深幽。同仁普渡成虛話。瘡口何堪衆楚咻。

此言我至美洲。學於白璧德師。比較中西文明。悟徹道德之原理。欲救國救世。而新說僞學流行。其我聽也。

枝頭穠豔最天然。造物何心巧似顛。典則斧柯隨手假。情思神理賦形妍。遙期萬古芳菲在。莫並今朝粉黛鮮。綠葉成陰空結子。春歸却悔讓人先。

此言吾有志於文學創造及著述之業。恐終至奄忽而無成也。

一夜罡風變古今。千紅萬紫墮園林。每緣失意成知己。不計纏綿損道心。鵲血啼乾人共笑。蠶絲縛定恨偏深。漫疑輕薄傷春意。白日韜光世已沈。

時衰俗變。不重學德。無復感情。故朋友中之賢者多不得志。而某女士之身世尤可傷也。（參閱本期南遊雜詩）

本根離去便天涯。隨分飄零感歲華。歷劫何人求淨樂。寰中無地覓煙霞。生前已斷鴛鴦夢。天上今停河漢槎。渺渺香魂安所止。拚將玉骨委黃沙。

宗教信仰已失。無復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復中國。

浪蝶游蜂自在狂。春光羨汝爲情忙。未容澳浥污真色。恥效風流鬪豔粧。千曲琴心隨逝水。三生孽債共迴腸。歌成不爲時人聽。望裏白雲是帝鄉。

新事。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領。百事。文明世運均操其手。

六月二日作落花詩成復賦此律時爲王靜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週年之期也

吳宓

心事落花寄誰能。識此情非關思綺靡。終是意悽清。歎鳳嗟尼父。投湘弔屈平。滔滔流世運。空費杜鵑聲。

落花感王靜安先師練日作

劉盼遂

芳林園內雨霏霏。忍使穠姿一宿稀。入世未甘風作壻。點波賴有藻爲衣。朱旛照夜真何益。青帝休春且好歸。拚就香泥供燕子。結巢猶得近雲幃。

## 譯詩

羅色蒂女士古決絕辭 "Abnegation", by Christina Rossetti (1881)

按羅色蒂女士願君常憶我 Remember 一詩已譯登本誌第四十九期文苑。羅色蒂女士之身世及其詩之品質並詳見該詩前之譯序。讀者務祈參閱。此詩與彼詩旨意相同。情趣並高。合觀細味。方知其妙也。編者識。

### (一) 古決絕辭

吳 宓譯

If there be any one can take my place	若有一人兮	代我爲君儔
And make you happy whom I grieve to grieve,	使君長歡樂	君愁我先愁
Think not that I can grudge it, but believe	勿謂吾憾茲	借箸願爲籌
I do commend you to that nobler grace,	彼美盛容儀	賤妾愧不侔
That readier wit than mine, that sweeter face;	秀外復慧中	勗君速取求
Yea, since your riches make me rich, conceive	我寶君所贈	癡愛誓無休

I too am crowned, while bridal crowns I weave,  
And thread the bridal dance with jocund pace.

織君鴛鴦被 夢寐共衾裯

連君合歡舞 踟躕等綢繆

For if I did not love you, it might be

昔愛苟非誠 吾或行嫉忌

That I should grudge you some one dear delight;

致君失奇緣 所欲終難遂

But since the heart is yours that was my own,

奈此區區心 久已君懷寘

Your pleasure is my pleasure, right my right,

君愉我自愉 君利卽吾利

Your honourable freedom makes me free,

君行寬且榮 我亦從適意

And you companioned I am not alone.

君旣獲良匹 吾身非孤寄

### (二)棄絕

張蔭麟譯

君之願兮卽我願。君之憂兮卽我憂。擷蘭茝兮代葑菲。君歡愉兮吾何愁。婉孌兮伊人。窈窕慧巧吾非儔。吾實授君兮彼姝。尙好合兮夫何疑。爲君繡兮鴛鴦服。爲君酌兮鴛鴦卮。燕爾新婚兮吾喜可知。吾若愛君兮不摯。吾當怨君兮寵移。心君心兮樂君樂。君意遂兮吾神怡。君有侶兮吾豈無依。

### (三)明志

賀麟譯

君樂妾亦樂。君愁妾亦愁。何幸一佳人。代妾解君憂。佳人絕艷靡。窈窕淑且貞。望塵慚不及。妾寧生嬌嗔。



願織合歡被。被贈君與彼妹。雙雙攜手行。妾來助君舞。妾既愛君深。曷敢懷嫉妬。君心卽妾心。君富妾亦富。君貴妾身貴。君適妾意舒。君倘得良伴。妾豈感勞孤。

# 東征雜詩

民國十六年  
九月至十月

胡步川

按讀此詩者。應先取本誌第五十九期西安圍城詩錄。各篇有及西征雜詩讀之。方知其中淵源關繫。昔南宋末元兵破臨安。俘謝后恭帝及廷臣宮女人衆。載以舟。由運河驅押北上。直抵燕京。汪水雲名元從行。心傷魂斷。乃作湖州歌九十八首。歷叙沿途及到京後之情況。近世以長篇詩紀行者。則有龔定菴己亥出都雜詩三百餘首。二者均七絕體。汪之詩質直不事雕琢。然亡國之音。遺民之痛。緣情揮灑。聞者神傷。若龔則承平公子。輦轂勝流。翰苑名士。博學能文。兼擅諸藝。安居適志。錦衣玉食。未睹亂離。未識困窮。而其詩則迴腸盪氣。擊劍吹簫。以浪漫之胸懷。成新奇之雅製。雖格調不高。而味實甘美。在晚近影響尤大。是故汪龔二家同爲紀行詩。所行之路同。而方向適反。其遭遇則有幸有不幸也。茲者胡君以予有西征雜詩。故名其新篇曰東征雜詩。夫今中國之禍亂。可謂甚矣。圍城之慘。尤爲近一二年中所屢見。西安而外。則有大同武昌信陽與涿州。胡君得脫圍城之險而歸故里。其悲歡離合之遭。涕淚風塵之感。不知視汪與龔爲何如。胡君自謂其詩不工。然未經修琢。尙待推敲之詩。往往獨多真摯之情。昔人固以汪水雲爲詩史。若胡君及西安圍城中諸君子。亦今之詩史也歟。民國十六年冬。吳宓附識。

(一) 秦川滯跡憶鄉情。幾度依裝不得行。今日東征車馬隊。青門外望眼光明。予乘陝西省政府保

(二) 嵯峨鬱鬱表離情。渭北工程尙未成。何日桃林牛馬放。決渠爲雨潤蒼生。出青門。見嵯峨山。爲予工之所。對之有留連不忍予云之

(三) 思飢思渴在民生。作沼修隄一願成。灞水驪山均在望。飛鴻爪印慰生平。

今春在建設部修灞水。予在陝。

之新  
成續。

(四) 灞陵測量誨諸生。涉水登山子弟兵。風景依然秋色好。秦川寒暑二回更。

前年秋。率西北大學諸生。測灞陵。今重過此。已隔二

年  
矣。

(五) 北雁南飛到處家。蘆花灞澗是生涯。秋風浩蕩舒雙翼。列陣長空傍日斜。

(六) 萬里還鄉秋色好。柳枝披拂灞陵橋。熙熙攘攘無相識。誰爲行人折一條。

(七) 高堂華屋不爲富。甕牖繩樞不爲貧。人畜同居茅店月。此生只合老風塵。

夜宿臨澗破店中。

(八) 滿天星斗出臨潼。長夜漫漫路影通。除却車聲惟蟋蟀。打頭瑟瑟有秋風。

(九) 夾渠官柳依依長。蔽野草蟲唧唧吟。華嶽雄奇高萬仞。白雲岫口出無心。

(十) 煙郊鞭影連珠礮。快馬輕車歸里人。日午霧收見華嶽。三峯瀟灑出風塵。

車夫時以鞭擊如連珠礮。車

(十一) 最愛桑麻二華間。峩峩疊嶂水潺潺。村莊草木公園化。亂石玲瓏若假山。

華州華陰之間。風景特好。

(十二) 輕盈二六採蓮娃。不及華山粧點華。葱白纖雲爲額帶。蓬鬆雜樹勝簪花。

(十三) 我愛華山山愛我。五番相見各慙慙。此次分離應較久。愁雲頓起滿山雲。

予來往長安道。曾經華山五次。皆清朗。是日有雲。

(十四) 潼關客舍過中秋。草草杯盤自獻酬。花好月圓人兩地。故園東望路悠悠。

(十五)扶携老幼入潼關。聞說兵荒度日艱。我自西來君莫問。終南渭北尙安閒。予出關時。邊災民入關者頗多。

(十六)潼關東出逢新霽。道不揚塵惠我多。拂面東風憑軾冷。坐觀飛雨過黃河。

(十七)曾記來時秋雨後。車翻路滑傘爲燈。挽車惟有江陵健。畏匪啣枚越谷陵。予二年前來陝。道出關底。日暮長匪急行。而車翻。

路滑。乃親挽之而行。以傘遮傘。爲燈。時王君江陵挽車最有力。

(十八)舊地重來猶膽驚。不關護送有雄兵。天涯羈旅依然我。物換星移徧兩京。過關底。感舊。

(十九)不論東歸是與非。穰秋作伴總相宜。清風兩袖千程路。華嶽黃河對賦詩。

(二十)昔過潼關車被奪。黃河泛浪意匆匆。顛連往事那堪說。船劫路長兵惡凶。五年前。予歸自秦。車至潼關。被兵劫。船至盤豆。又被

劫。

(二十一)走馬原頭似戲蕩。月光如水影如魚。河聲不爲更深息。嶽色已隨夜氣虛。湖城外早行。

(二十二)明星燦爛起毫芒。野店雞鳴催曉光。黍稷滿郊人意樂。行行不覺到稠桑。

(二十三)田文策馬急逾關。老子騎牛緩緩攀。爲國爲身應兩便。我從忙裏且偷閒。出函谷關。

(二十四)昔日西征乘瘦馬。登岡涉谷苦奔波。而今鐵道通函谷。百二秦關坦坦過。予六年前入關。火車僅通至觀音堂。今則已通

至函關矣。

(二十五)口呼筆戰成何事。略地攻城亦運而。築路修橋開實利。千秋事業有誰知。

(二十六) 二年久別勞懷想。萬里還鄉只一身。最喜車中逢舊好。天涯吻沫兩情親。陝州火車站遇友林君。新自俄國回。別已二年。

(二十七) 國事蝸蟻意不平。迢迢負笈走俄京。傷心無補分崩局。話到滄桑淚欲傾。

(二十八) 救國救民徒口號。爭權爭利甚恆人。方剛血氣青年夢。好果還須種好因。

(二十九) 射人射馬為名論。斷水抽刀勢不行。我自無能傷老朽。枝枝節節趕前程。

(三十) 頻年擾擾歷艱辛。霹靂晴天境一新。有土皆豪紳盡劣。妻奴物產共人均。

(三十一) 千株細柳已成林。營舍街溝護綠陰。辛苦經營圖霸業。英雄末路豈初心。西洛陽

(三十二) 洛陽宮殿久為丘。何事雄圖不肯休。無線電臺高百尺。八方消息會中州。

(三十三) 鄭州南去棗林多。林裏栽栽盡滷沙。禍水中華天付與。千年難治此黃河。

(三十四) 許昌城外暫勾留。蕎麥花開白浪浮。往日客車祇到此。今朝直達信陽州。軍興以來。京漢路南之段。只通許昌。予至鄭州之

日始通至信陽。又  
整日通至黃口。

(三十五) 彭家灣裏盡三丘。丘上農耕驅水牛。一段山家好風景。竹籬茅舍正宜秋。

(三十六) 人貨同裝鐵甲車。人嫌氣悶貨嫌奢。車頭停駛緣兵壞。兵費誅求車價加。此路初通。不分客貨車。而車價較尋常加倍。

(三十七) 銀鈔濫發不成錢。購食携鈔等乞憐。彷彿長安行紙券。蒼民汗血化雲烟。時漢口中。兩面行鈔。有打倒之勢。市面蕭條。

下。

(三十八)車停上下各忙忙。覓食尋挑負重裝。冷眼觀人多可嘆。紛紛百怪亦尋常。

(三萬九)青門東出苦勞憂。車馬征途不得休。何事奔忙揚子水。湯湯浩浩自東流。

(四十)前度河街獨步行。傷心國土禁夷兵。臨江草色今朝好。來往齊民兩眼明。予于民國十年初次至漢口。見于河街外兵不准中國

人行子路。予深惡之。此夫已開放矣。

(四十一)江頭曉氣一何清。兩岸青山捧水盈。數點風帆天際黑。地平出日水波明。

(四十二)廬山秀出青天外。湖水入江分濁清。樓閣綠陰連十里。峩峩古塔九江城。

(四十三)江山如畫生豪氣。秋景宜人起逸情。我欲乘風天際去。人寰擾擾蟻縱橫。

(四十四)驚濤拍石響淙淙。秀絕孤山插大江。飛閣危樓俱粉白。滿山竹木碧幢幢。

(四十五)過了雙姑逢馬當。中間又覩一彭郎。好山好水好秋色。可興可觀可嘯狂。

(四十六)長江烽火慘天昏。商旅無由達海門。念昔帆檣如鯽比。祇今英日兩江輪。與行。如以來。若國。只船不

日艦二艘耳。

(四十七)自開海禁航歐艦。祇有招商可抗衡。聞說扣船運械械。經年未一次江行。招商輪船。已一年未航揚子江矣。

(四十八)蕪湖下碇看兵操。運械荷鎗舞短刀。舉國人心浮且動。江流終古逝滔滔。

(四十九)重重門戶阨江間。自昔兵爭憑險艱。奪主喧貫成慣例。空留形勢二梁山。

(五十)千呼萬喚出潼關。萬苦千辛行路難。當面分馳原有數。也應我命屬孤鸞。于至金陵。聞于妻素芬已于中秋日赴滬。將走廣東。

云。

(五十一)自計此生經九死。末期書劍返金陵。說說真夢吾休管。太學言歡有舊朋。于至第四中山大學。見允中雲青二師。伯忱季

周二友。

(五十二)十載師生情誼長。感恩知己不能忘。殷殷問我秦中事。松菊園林尙未荒。清涼山邊李師宜之。

(五十三)清涼一帶盡洋房。拆毀焚燒滿眼荒。庚子聯軍前例在。循環報應固無妨。清涼山一帶。為外人寄居之所。洋房極多。今則

斷垣殘瓦。不堪回首矣。

(五十四)築場納稼晚秋天。黍稷稻粱滿陌阡。火熱水深聊解困。大兵之後賴豐年。滬寧路上禾稼豐登。于心頗樂。

(五十五)越客秦川久倦遊。何堪兵火擾邊州。今來得見江南景。遠水長天一色秋。

(五十六)江南烽火異傳聞。錦繡河山裏慘雲。一事差堪娛旅客。惠山江水色欣欣。

(五十七)憐汝滿腔裝熱血。澄清鄉曲掃塵埃。人心叵測誣通黨。牢獄六旬始脫災。于在上海遇文光任。伊新出杭州陸軍監獄。

(五十八)背井離鄉萬里遙。今朝始見浙江潮。家山却在錢塘外。有女同車伴寂寥。滬杭路上與素芬偕行

(五十九)鄉村曲曲水盈盈。早稻登場晚稻成。留此中華乾淨土。莫思侵掠莫來兵。

(六十)天涯行徧厭塵囂。何似浙西景色超。香稻滿田園滿竹。河船時傍屋邊搖。

(六十一)嘉興南去走桑叢。烏柏經秋葉已紅。美景歸來看不足。行人何事遽匆匆。

(六十二)船滑琉璃輕蕩槳。碧湖如鏡動無波。高僧舊雨同舟濟。行近孤山水路過。儀審兄及意周和尙。自湖濱旅館下船。送我至

西湖陶社小住。

(六十三)霏煙迷霧失羣山。一片波光獨閉關。不異西冷一畫舫。便從寂寞覓幽間。予至西湖。終日雨。幸住處之樓可看湖中雨景。

(六十四)蘇堤南接淨慈寺。隱約湖濱點白斑。最是湖心亭畔樹。水晶盤裡綠珠環。

(六十五)九日吳山登絕頂。高天爽氣滿吳鈞。挾妻遇友平生樂。山市江湖一望收。吳山第一峯。遇林家松。

(六十六)杏花村館雨紛紛。蟹粉魚羹風味存。冒雨趕船敦戚誼。滿湖煙水已黃昏。與素芬儀齋及意周和尙共飲于杏花村。夜雨

去別。

(六十七)雨中寂寞岳王墳。獨立蒼茫萬緒紛。懷古傷今增一歎。中原誰爲淨塵氛。

(六十八)靈隱山門處處幽。飛來千佛映龍湫。鐘聲響徹林深處。佛鼓頻催澗水流。

(六十九)風聲澎湃遠山來。帽雨衣雲履綠苔。洞府清幽真福地。滿山竹木似天台。雨中獨遊。紫雲洞。

(七十)滿湖風雨滿湖煙。着我棲霞碧樹巔。此日相逢誰得料。流光十載悵情牽。王許二君。皆十年前舊友。今會于湖山間。爲意想所

及不。



(七十一) 蟻舟渡過小瀛洲。曲沼迴欄汗漫遊。蓴菜知名惟此處。詩人千載傲王侯。

(七十二) 蘇隄隔水白雲菴。樓閣池塘護梗楠。僧俗不分鑿酒肉。高談革命與何酣。庵中意酒和肉。并樂事。

革命事。

(七十三) 二十餘年陳紹酒。開樽劇飲解頤談。金石琳琅堆滿室。無塵一榻面三潭。白雲菴僧房正對三潭印月。內陳列金石字帖。

極多。應周留子飯。並出二十五年陳酒對飲。

(七十四) 攻城克敵執螯弧。選將操兵拔劍呼。同學少年多不賤。貔貅虎帳駐西湖。同學周至柔李芝青周摶風等。皆為團營長。駐

吳西湖。

(七十五) 無風水面淨琉璃。萬道燈光映水湄。彷彿噴泉顛倒掛。各隨噴力射高卑。西湖一夜船中。觀湖濱一帶燈光。

(七十六) 輕舟短棹月朦朧。槳打岸移似駛空。保俶燈光天際出。林端馳騁若飄風。

(七十七) 滿湖明月放歸船。山小湖寬不見邊。行近西泠輕蕩槳。高樓落月好安眠。

(七十八) 孤山泉石足清幽。曲檻迴廊徧壑邱。放鶴亭邊容久立。梅花白鳥勝朋儔。

(七十九) 此日去年劇可憐。不堪回首話秦川。與君同是圍城客。握手談心證舊緣。雙十節。週須君。佛子龍。須君。

(八十) 湖濱勝會逢佳節。士女歡呼逆使君。蓬勃民心新氣象。大刀闊斧解時紛。時杭州市民集會。歡迎何應欽氏。

(八十一) 車聲碌碌迅如雷。塞路桑麻次第開。堆草納禾秋事好。農村處處碧林隈。君梯招遊海寧塘工局。乘汽車來去路中所見。

(八十二)坐車宜坐汽車尾。車尾顛狂作馬騎。更有一番假威武。牙兵排列兩行卑。

(八十三)八堡潮頭勝海寧。東南兩派急相傾。驚濤拍岸千堆雪。塘曲迴流萬馬聲。海寧八堡看潮。

(八十四)隄上歸車趁暮煙。潮平岸闊渺無邊。江頭落日雙稜鏡。海眼浮空一線天。海天相接處。見一黑橋。

(八十五)踏破西湖南北峯。今來萬里自華封。煙霞洞畔逢僧話。談笑風生量海容。煙霞洞。用章炳麟韻。贈復三居士。

(八十六)曲檻迴廊入畫圖。劉莊粧點甲西湖。洞開門戶任遊覽。資本何關主義殊。

(八十七)葛洪當日煉丹銀。覓得林泉遠俗塵。到底爲民謀樂利。至今染色界尊神。葛洪。

(八十八)寶石山頭寶塔橫。高年古貌瞰名城。當時鼎足荷公餽。榮國雷峰惜並傾。湖上三塔。爲保俶。榮國雷峰。皆五代時建。後二

者皆傾。

(八十九)山徑陰翳竹木蘇。韜光清朗見江湖。兩山環抱如盤谷。三竺茅林類草蕪。韜光。三竺。皆出林間。俯視。如平地也。

(九十)石屋煙霞水樂洞。人工到底勝天工。倘無斤斧開千佛。埋沒空山塞梗蓬。

(九十一)風篁嶺上雙龍井。山石玲瓏映急湍。想像獅峰茶葉好。過溪亭畔久盤桓。

(九十二)郭莊門外臥龍橋。小酌橋頭止腹枵。炒麪全魚真味美。停杯我復上輕船。

(九十三)松陰路轉入清涼。澗水淙淙逸興長。虎跑名泉兼古寺。試烹一盞細平章。

(九十四)捨車步上玉皇山。汗濕征衣似錦斑。竹徑清涼穿絕頂。飄飄肉體出人寰。

(九十五) 歸途斜日自狂吟。空谷無由辨足音。蕩漾東風拂電線。蘇隄處處鼓瑤琴。

(九十六) 獨酌來登樓外樓。酒酣放浪發清謳。魚羹美味名遐邇。爲滌積年野塞愁。

(九十七) 天倫樂趣吾無分。萬里歸來只一身。樓外樓頭頻獨酌。醉來顛倒見天真。

(九十八) 濟公死去留高塔。瞻禮遺容一屈身。化鶴歸來何日是。掃除濁世靖煙塵。塔在虎

(九十九) 掃除濁世靖煙塵。握筭凌虛自在身。八表空空何所有。天台活佛是鄉親。濟公天

(一百) 天台活佛是鄉親。苦海無涯寄此身。知足方能長快樂。大千世界一微塵。

(百零一) 羣山環水海飛奔。浪打船頭白雪翻。海上居民生活事。捉魚煮水駕輕帆。過舟山

(百零二) 象山港外海多灣。雲影波光相與間。萬里長風東北至。白頭浪起雪連山。

(百零三) 紅樹青山好畫圖。靈江粧點勝西湖。隨潮船上三江口。隔岸深林是舊都。吾家在靈江上

(百零四) 化鶴歸來丁令威。家山良是舊人非。兒童驟見驚顏老。消長盈虧天地機。

# 南遊雜詩

一篇○九十六首  
民國十七年八月

吳 宓

叙曰。昔歲西征。今夏南遊。目的不同。成就亦異。西征專爲省親探友。南遊主於適性怡情。西征以入世之熱腸。細察民生之疾苦。南遊則以離羣之逸意。但圖風景之流連。故西征詩首尾一貫。爲整詳之日記。南遊詩則興到成吟。類零星之隨筆。西征詩逾百首。爲七律體。南遊詩不及百首。爲七絕體。皆自然之結果也。按連綴七言絕句多首。叙述旅途之經歷者。有若龔定菴之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友朋中。則有李哲生思純之東歸雜詩三十八首見本誌第二期詩錄及胡步曾光緒之旅途雜詩三十八首見本誌第二期詩錄皆爲予所取法。而南宋末汪水雲名元作湖州歌九十八首。叙元兵入臨安。挾帝后北遷事。感傷都破國亡。尤爲淒豔入骨。今予之南遊詩。體裁雖略似之。然旨意之高下。情感之深淺。皆相懸殊。不敢上比於汪詩也。予作詩力主真誠。而平淡粘實。索然寡味。常爲諸友所譏。願惟詩當本於性情而發乎自然。使予強效某某之詩。匪予所能。則寧舍詩而不作。而一己抑塞之懷。激越之情。非藉詩無由發洩。怨苦實多。故欲止而不能自止耳。此又西征南遊兩篇之所同也。西征雜詩一篇百零五首。見本誌第五十九期文苑。讀者可參閱。

- (一) 水木清華物外春。讀書適性養吾真。重來一夢三年覺。入市忽驚世局新。
- (二) 親知天外望綢繆。乍喜偷閒泛海舟。寄語鴛鴦休浪擬。謀身不繫此時遊。
- (三) 幾回欲去意遲遲。多恐歸來異舊時。山色湖光盈几案。眼前風物繫情思。
- (四) 北來冠蓋盛如雲。國步新更世益紛。獨有書生甘寂寞。草玄未就力空勤。

(五)幽居終歲似孤僧。坐對晨窗又晚燈。嚼飯哺人難自益。苦勞心力事編臈。

(六)平生但恨讀書少。如樹無根水絕源。安得深山十載住。枕經昨史非虛言。

(七)朱戶樹陰夾廣路。綺窗花影映階除。卜居終愛北都好。何似南中隘且淤。

(八)燕雲列代帝王都。却寇威夷詔霸圖。豈意功成革命日。偏安江左計何愚。

(九)出門方羨在家舒。樂事無如靜讀書。既苦炎天空躑躅。復遭凌踐裂裳裾。七月二十九日，天津市中即事。

(十)夕陽村落馬羊牛。蜀黍芸黃尙未收。散卒頗憂成匪患。天時却喜助農謀。

(十一)飛機彩畫列鹽田。白鷺雙翔近海天。願縱閒心成曠達。年來俗事太拘牽。以上二首。七月二十九日，由天津抵塘沽作。

(十二)廣艙一室臥縱橫。藉地爲茵軟且平。時共飲食恣笑樂。又緣割據起紛爭。

(十三)碌碌衣食商轉徙。喁喁兒女話恩情。緣何大事來斯土。便忍輕輕了一生。以上二首。七月三十日，天津九三等艙中書所見。

(十四)大陸已無安樂地。輕舟便是性靈鄉。忘機暫許求真我。不畏旅途寂寞長。

(十五)熊熊白日茫茫海。晴光麗景非陰霾。陳編忽觸匡山事。殉國君臣最可哀。

(十六)旭日浴波將墜時。彩雲蟠結萬千奇。縹渺樓臺飛棟宇。莊嚴獅象鬪蛟螭。

(十七)東西對映海波明。日未沈時月已生。富豔清幽美各極。剛柔動靜事相成。七月三十一日，即陰歷六月十五日。

(十八)青天碧海浮明月。曾照百千億萬人。久對便如惟屬我。此時相望最情親。

(十九)水風衝擊機轆鳴。寢寐難安夢易成。攜手深談情繾綣。登壇論衆策縱橫。七月三十。一

(二十)看到雲封月黑時。滄波獨對問何思。中年飛度驚心急。功業文章意太癡。八月二日晚。舟近茶山。

(二十一)烟雨樓臺入滬江。卅年初到憶浮艫。陸居終信非乾土。波浪層層打木樁。八月初三日晨。抵滬。○庚子年初到上海。住長發

棧。時予尚幼。見碼頭木樁入水。雖棲居多日。猶覺謂身在巨舟中。未登陸也。

(二十二)更拓洋場競侈華。真成狗馬送生涯。是日申圖賽狗此中但覺非人境。妖窟迷樓擬未差。八月三日。晚。寓滬作。

(二十三)七載重來意若癡。悲歡得失自難知。一春好夢匆匆過。綠葉成陰子滿枝。八月四日。抵杭州。感賦。○末句用古人成句。

(二十四)君傷遇合牽情苦。我爲文章惹恨多。細話平生雙對酌。人天短夢強婆娑。八月四日。杭州訪友。賦贈。○以下十首同。

(二十五)今生已賦落花詩。落花詩八首。見本期文苑時錄。百感中年信有之。碧海青天孤影在。是真是幻茫茫悲。

(二十六)聰明絕世更情癡。寸斷柔腸血淚辭。福慧難兼石不化。人謀天道兩如斯。

(二十七)強作歡顏消寂景。難憑俗務解深愁。一回相見一回老。用古人成句。辛苦人生不自由。

(二十八)平生誰是真知己。謠詠蛾眉事可傷。爲報妾心古井水。東牆何處住王昌。

(二十九)恐被山靈湖水笑。長年坐對少清遊。却傳明日姑蘇里。填就鵲橋諧鳳儔。

(三十)曾經恨海苦爲人。閱歷多時悟本真。世態物情觀了了。更從何地可安身。

(三十一)滄海橫流世變奇。貞情亮節供犧牲。無根毀譽從人說。入骨辛酸只自知。

(三十二) 一水盈盈霄漢隔。東勞西燕徑途分。愚誠妄信能移世。去歲送周光午南歸詩有云。愚誠自信能移世。却少仙方足慰君。

(三十三) 各有閒愁隱隱深。一編寫就託孤吟。感君冤苦如山重。尙許書生訴寸心。

(三十四) 別去匆匆擬再來。三年聚首一旬纔。人生誰得長相慰。況復煩憂心事灰。八月五日。離杭。

(三十五) 新都湫隘似鄉閭。謀事求食萬士夫。據公安局調查。各旅館求事寓客共二萬人之多。爭攘無端紛亂象。但看標語滿通衢。

八月六日。至南京。

(三十六) 機關駢指盛如林。牌扁縱橫碎點金。短髮科員新女子。分曹議事故鄉音。次日。赴審計院。

(三十七) 訪尋不遇興闌珊。千里南來一見難。別葉辭根各自適。閒雲出岫悔遊盤。歷訪戚友。不遇。

(三十八) 卜鄰昔見起茲樓。過客重臨一宿休。懸壁遺容憐小妹。死生轉瞬話鸞儔。是夜宿鼓樓北二條巷羅清生妹丈家。時倩曼

妹。夜已二年矣。

(三十九) 簷接深衢遮午日。衣陳古肆繡團龍。人非秀美亦和媚。地已革新尙茂茸。八月八日。偕光午至蘇州。

(四十) 一生奮勉竭微忱。恐負我公期許心。爲聖爲禽原一事。前因後果費推尋。是夜宿王幼農妹丈家。備承敬謝。賦早。

(四十一) 不從挾策干諸侯。麋鹿相招湖上游。亂世書生期守節。功名絕念耻權謀。八月九日。至滬。決再赴杭州遊息。

(四十二) 慚愧南來期屢愆。契深師友意空牽。斯人自爲蒼生出。明志兼葭詩一編。奉袁黃庭開先生(節)廣州。黃先生所爲詩。題

日兼葭樓集  
已編成特刊。

(四十三)座裏春風藹可親。名言至理誨諄諄。情能合法卽爲禮。愛到崇高方是仁。在滬兩謁張孟劬先生(爾田)

(四十四)閱人終愛柳髯公。才學識兼一世雄。煮酒快談家國事。愚誠猛志召憂忡。與柳翼謀先生(詒徵)同寓振華旅館。又家招飲

於美慶川菜館。

(四十五)須憑史冊爲龜鑑。莫共庸流起信疑。文質迭更窮則反。一多並在萬緣基。同上。記所談。

(四十六)頑強列座喜爭持。退伍軍兵乳臭兒。自昔紀綱傷易毀。況今主義是虛辭。八月十一日。滬杭火車中。書所見。

(四十七)晴光雨後到西湖。漱灑迷濛一瞬俱。暫放閒心恣眺賞。重來舊夢已模糊。再到西湖。仍寓滄洲旅社。

(四十八)形狀方圓隨勢異。色光明晦藉時殊。烟雲變滅添新景。港岸迴環識奧區。

(四十九)三日循圖繞岸行。湖濱幽勝盡知名。幾家臺榭丹青古。到處芬芳水石清。

(五十)樹影周圍界水天。曲橋風送露荷鮮。內精外廣成真美。絕妙人工卽自然。三潭印月。

(五十一)塔圯雷峯剩草丘。南屏佛寺尙清幽。人間成毀原常事。勝跡還從想像求。

(五十二)亂草殘碑見一亭。紅荷近岸點星星。南巡盛事堪回首。羣盜昨聞發御塋。曲院風荷。○七月五日。盜發清東陵。以裕陵(乾隆)所遺爲最。慘事見各報。

(五十三)俎豆千秋祀岳王。一門忠義土花香。湘鄉異代立功德。却付羣兒恣謗傷。

(五十四)武松蘇小接秋墳。烈士名媛闕采芬。故實文書同蕩滅。後來視此知何云。



(五十五)馳道如環連市垌。黑烟縷縷劃青冥。樹身橋堦新標語。著糞西施豈有靈。

(五十六)破曉催工汽笛鳴。更呼步伐練新兵。移居待向雲深處。湖畔塵緣擾客情。八月十四日晨起作。

(五十七)象教東方吐燄輝。雲林一寺見遺徽。即今世法重重破。悲智乞從淪性機。八月十四日，靈隱寺。

(五十八)五百名賢共一堂。深思妙悟態殊方。儒宗德慧修持業。一樣艱難道阻長。羅漢堂(在靈隱寺內)此安諾 Mathew

Arnold 入天主教學院之感。惜吾國佛教之更衰也。

(五十九)萬竹插天蔽遠峰。流泉滴翠水琤琮。依層直上真靈境。靜極悠然梵寺鐘。自靈隱登船光。

(六十)滄海樓高入望娛。純陽何事有丹鑪。財神廟祀多香火。功業終資萬俗夫。船光觀海處。

(六十一)尋山竹葉香爲伴。酌酒萸羹素可餐。曳杖徜徉酣自適。不嫌寂寞足清歡。光午既去。連日獨遊。

(六十二)翻湖急雨晝催冥。樹屋雲山頓失形。遠界水天一線白。近搖舟岸數波青。八月十五。日夕大雨。

(六十三)夾路長松倚澗斜。山泉流急響奔車。深藏一寺真幽絕。綠樹赭牆數點花。八月十六日。定慧寺前。寺即虎跑泉所在。

(六十四)暮雨錢塘江上潮。蒼波翻滾萬珠飄。片帆落落相銜去。凝望旅人歸路遙。六和塔前江干避雨(因赴理安寺失路至此)

(六十五)石屋嶺前祠墓多。林深竹密徑如螺。荒涼別有出塵趣。咫尺吳船蕩槳歌。八月十七日。石屋嶺。

(六十六)兩山如翼拱仙菴。入世勤僧泥客探。籠壁新詩樓角倚。下窺雲麓蔽江風。烟霞洞。君撰書七絕及白話詩。

(六十七)翠滴危巖霧濕衣。一泓深井見幽微。層堦斑藓綠無際。石相嵯峨造化機。龍井寺。

(六十八) 茶叢桂樹滿峰巒。繞谷平陂石道盤。水漲前溪疑無路。小橋聽瀑看飛湍。自龍井至理安寺。地名楊梅嶺。

(六十九) 萬木森森護塔亭。理安寺外雨濛濛。悽寒已似深秋到。清澈方泉響玉玎。寺理安前。

(七十) 戎裝睥睨舞絲鞭。試馬長隄羨少年。憂世豈無飛動意。餘生寥落付丹鉛。八月十八日。重過白隄。

(七十一) 紅窗白屋點秋厓。築室臨湖葛嶺佳。素淨烟巒增富豔。微嫌式韻未全諧。由白隄望葛嶺一帶。

(七十二) 板蕩傾危一手扶。賢臣祠廟已荒蕪。宣公奏議溫公鑑。學子而今解讀無。唐陸宣公祠。

(七十三) 墳連處士祠金帝。污殺孤山千樹梅。雅化銷沈功利競。西方東土事同哀。孤山頂。財神廟。○壁上大書曰西方金帝。

(七十四) 疑古紛紛舊案翻。小青豔史亦虛言。西泠橋畔經行處。猶有餘香繞屐痕。馮小青墓。

(七十五) 番賈尊賢亦足稱。圖經禮器賴刊登。如何藝苑今宗匠。字畫離奇但角稜。羅苑。今爲國立藝術院壁懸。林風眠等字畫。

(七十六) 客居適意且偷閒。不識民情與物艱。歌吹繁華闔里巷。嬉遊士女豔湖山。

(七十七) 脫羈野馬暫離羣。朝報不觀任世紛。憂患隨身同覆載。豈容長此斷知聞。

(七十八) 泛艇晴波沐豔霞。傾盃夜雨話生涯。茲遊真有銷魂樂。妙善心情足自誇。

(七十九) 境中人與意中人。苦向塵寰索解頰。論到無言成至契。因緣跡象一齊泯。

(八十) 悠悠孤燕向雲端。千里翱翔整翠翰。忽被橫風吹路斷。故巢易主可能安。

(八十一) 向晚西湖似海濱。青山如帶紫霞勻。波搖水面輕舟蕩。雲淨中天皓月新。八月十九日晚眺湖濱公園。

(八十二)莽蕩中原戰伐多。一隅神境類槃阿。山靈願乞長留護。美態千年畫黛螺。

(八十三)一旬乘興許流連。杜宇催歸意惘然。西子纔窺真面目。明朝世路隔雲天。

(八十四)綠樹陰濃徑轉蛇。友朋相伴上棲霞。逢人漸患多酬酢。離去匆匆事未差。八月二十日，張許潘三君陪遊紫雲洞。又連日

張李緒潘諸君先後招宴於勞倫斯西餐社及新新旅館等處。

(八十五)舊函重檢淚如絲。瓊水長清郎柱移。廿載音塵齊湧現。聊憑電話代通辭。七月二十一日，即陰歷

懷○餘註從略。

(八十六)話別依依未忍離。雙星今夕渡河時。餘生可許常相慰。寂寞人天再見期。

(八十七)蕩舟波黑月昏黃。燈火樓臺四面光。淒麗幽清如此夜。翻嫌牛女事荒唐。晚泛舟湖中。

(八十八)南艤北駕各馳奔。議政求食事亦繁。片語立談終陌路。深情獨抱向誰言。八月二十二日，至滬。遇三數友人。

(八十九)枯棋難轉禍成真。已看燎原更積薪。砥柱障流應有志。誰堪作健領羣倫。八月二十三日，在滬與某君談。

(九十)恥效浮夸騁豔辭。但憑真摯寫情思。傳神述事期能信。枯淡平庸我自知。八月二十五日，黃叔纘(華)招宴。論予所作詩。

(九十一)秋風北雁吹歸侶。相遇同窗盡少年。互餉果肴能共樂。忘機人我且隨緣。八月二十六日，由滬乘通州輪船北航。同舟共

室多清華學生。

(九十二)雲璈象管譜伶歌。海水天風蕩漾和。藝苑宗傳存掌故。悲歡影事感人多。李德明君携有留音唱片。在船中演奏。○王

堂春劇、情事頗類託爾斯泰之復活(心獄)小說。兩詞句則有合於彭士(Robert Burns)之詩處(And my fause Iuver stawe the rose But left the thorn w' meete.)

(九十三) 依人小鳥態愁癡。辛苦避仇向海涯。歡愛無常生怨毒。即今世路更艱危。託同行某女士。友

(九十四) 焚身象齒事堪哀。十萬黃金買賊來。竟忍新婚施毒手。柔絲一縷命魂催。舟中與人話蕭慧女

(九十五) 天際白雲逐隊飛。黑波掀轉浪花稀。蓬瀛望斷心頭影。惘惘餘生計總非。八月二十七午、東海

歸雜詩(本誌二十一期刊文苑)第八首云。今借擬其詞以寫予意。

(九十六) 風物舊都望儼然。艱難國步又推遷。歸來心事憑誰說。贏得新詩付另編。予九之詩稿以地分卷。今

都既南遷。則予南遊以後詩。應另編為一卷。稱為故鄣集矣。